



# 仁記書社

君子自重看書切  
不可破壞塗寫



出版社址



祖說

福州路  
三元坊口

鄭證因著

楓

菱

渡

第一集

上海協和書店印行

# 楓 菱 渡

第 一 集

版權所有 • 翻印必究

一九五〇年十一月

著 者 鄭 證 因

出 版 者 協 和 書 店

上海北京西路八二六號

經 售 處  
育 才 書 局  
正 氣 書 局  
勵 力 出 版 社  
廣 藝 書 局  
匯 文 書 局  
元 昌 印 書 館

外埠各大書局均有代售

第一集

楓菱渡

目次

- 
- 一 避奇冤隱跡玄通觀……………一
- 二 孤身出外尋訪佳婿……………一七
- 三 夜半逐刺客稍顯絕技……………三四
- 四 停泊楓菱巧遇人傑……………四九
- 五 路見不平拔刀相助……………六七

# 楓菱渡

## 一 避奇寃隱跡玄通觀

前清雍正年間，金陵棲霞山深入十餘里，峯巒合抱，巖壁迴環之區，裏面隱藏着一處平谷，地勢約有幾百頃方圓大小，遠山近巒，紆迴盤曲，復岫連峯，螺青黛綠，加以奇花繁植，芳草蒙茸，流泉潺潺，松風謾謾，風景的清幽韻麗，真同仙境，非復人間。通到山外的徑路，只有一線羊腸小道，順着山巒的形勢曲折高下，蜿蜒數十里，遊山選勝的人，偶爾有來到谷外時，看見那林木蒼鬱，無可涉足，雲氣綿邈低迷，高巖峻坡正當前路，便以爲景物已窮，無徑可尋，遊興頓闌，廢然思返了，誰也瞧不出中藏祕谷，別有佳景，因此這地方在從前絕無人迹地名，一直到那康熙初年，纔有了地名，喚做隱鳳谷，又叫隱鳳村，也有了數十家居民，成爲小小的一處山村，茅屋瓦舍，高低錯落，依着地形而築，寥寥可數，這麼大的數百頃一片地勢，被那天然的山石林泉，佔了多半去，其餘小半平坦，所在都闕爲畎畝，繡田綺錯，阡陌雲連，桑林果園，魚池菜圃，點綴其間，越發顯得景物獨擅，天然人工，各極其臻，非尋常的山水，僅以景色清幽雄

奇見長，祇宜一時登臨遊賞，而不可流連隱居者之比了。這所在是本書的開場幾句話，已然敘述清楚，那麼這所在既然如此幽祕，這數十戶人家，從何而至？隱鳳谷地名，又由何人所起呢？却非一兩句話所能述說得完的，須得窮源竟委的慢慢說來。

在清初的時候，因為文字獄的牽連，而被抄家論斬的，文人名士很多，散見記載，差不多留心掌故的人都已知道，就中有一位老名士，姓呂名留良，號晚村，因為詩句不慎，死了已經多年，竟被誅求，追論，把這位呂老名士的遺族子孫，定了重罪還不說，竟將呂老名士的遺骸枯骨，由墳墓中掘了出來，來了個戮屍焚骨，你說當時的刑法，苛毒不苛毒？這時候呂晚村本人不特久已作古，連他的兒子，也早就去世了，只有一個寡妻，和一個兒子，一個女兒，兒子名喚呂致平，是個孝廉，此時年紀三十多歲，已經婚娶生有子女，女兒名喚呂飛英，是呂翔遺腹所生，年僅十餘。呂致平為人方正端謹，忠厚樸實，堪稱鄉黨，夙有咯血之疾，終年在家裏讀書養靜，中舉之後，因為身體孱弱，便絕意於功名仕宦，不復應考，圖謀進取，那裏想得到關門在家裏過日子，會有這般奇禍降上身來，直到隸役挈着縣衙拘票火籤，來到家裏，鐵索哪嚙套在脖子上，還是摸不清楚自己所犯的甚麼罪名，心裏納悶，暗想自己是位孝廉公，如果因為有人控告，縣官為體制的關係，待我就是不客氣，到了極處，也只能下張傳票傳我，萬不能這般無理，和拘

捕賊匪強盜一般，其中案情顯係重要，好在我理直氣壯，就這麼上縣衙見官走一趟，看他能把我怎樣？一面想着，一面隨着隸役到了縣衙，沒想連縣官的面，都沒能見着，便被下在監獄裏，不久京城刑部的文書下來，革除功名，定了個充軍黑龍江，連家屬一併發配該地，給披甲人爲奴的罪名。致平本是書生，身負夙疾，瘦弱非常，蒙此奇冤，監禁在牢獄之中，那經得起這般磨折，入獄沒有多時，連急帶病，不等發配起行，便即瘳斃在監獄裏面，詳文到了上面，致平已死免議，晚村剖棺焚屍還不說，所有致平的親族，都得送赴北京刑部審問，致平的妻姜氏，性最賢淑聰敏，自從致平被捕入獄之後，各處打聽，方知是祖翁晚村，爲詩集中有瀆犯朝廷的字句，便預料到罪案不輕，家屬定然會連帶定罪，無可倖免，趁着案子將詳上去，刑部定案文書尚未下來，縣裏的官役沒有注意到家屬之時，棄家逃走，還來得及，便將這意思和小姑飛英，商量了一番，飛英此時雖然年纔十二三歲，却是聰明機智，有逾成人，聞言深以爲有理，飛英的母親徐氏，年將六十，也是孱弱多病，自從兒子致平，突然被捕入獄，便驚吓得臥床不起，姜氏和飛英計議定了，不敢把詳情和徐氏說知，只略爲稟告，說是恐怕縣衙裏捕役們來家訛錢索詐，致平在獄裏面，家中祇是婦女沒有男子壯丁，沒法應付他們，欲待避往姜家坪，姜氏母家那裏暫住些時，一面就便，也好託付姜氏的娘家兄弟們，給打點疏通致平的獄事。

，徐氏聽了，甚以爲然，姜氏便和飛英連夜收拾，將家裏的細軟金銀值錢之物，檢要緊的打了幾個包兒，分帶在自己和飛英身上，還有一個由姜氏娘家陪房過來，侍候多年的僕婦張媽，最爲忠心於主的，也帶了一個包裹，收拾已畢，哭了一場，知道這回棄家逃走，後歸無日，要換在尋常的幼弱婦女，身遭這等家破人亡的慘境，早已亡魂失魄，不尋自盡，也得活活哭死，姜氏和飛英，却是深明大義，智慧剛毅，有作爲的女子，深知致平入獄，決無生望，自己上有老母，下有幼兒，責任十分重大，如不強自圖謀生路，自己的死活，尙不要緊，老母及兒女們的性命，必不可保，呂氏便要絕嗣，想開了，心一橫，把一切深冤愁苦，全都拋開，在老母徐氏面前，依舊和平時神色舉止一般，不帶絲毫焦急愁悶之容，只說白日裏出門行走，容易被人們看見，傳到縣衙裏官役知道，恐怕攔阻訛索，增添麻煩，所以在夜裏起身，爲的是省事，徐氏年老糊塗，見姜氏飛英神色無異，說的又十分近理，也就信以爲真，不疑有他，呂家本住在上元縣城外，離姜氏母家姜家坪不過十幾里地，這時姜氏事先和他的胞兄姜文選約好，本日夜間定更之後，派親信家丁套車來此迎接，飛英挽扶着老母徐氏，姜氏抱着幼兒佩章，張媽攜着女兒佩玉，開了大門，星光之下，早看見家門之外，有兩輛轎車在那裏停放等候，看那情形，來已多時，因爲姜氏處事慎密，防患未然，事前囑咐好乃兄文選，派車來迎之時，不可



叩門呼喚，以免四隣驚動，瞧破舉家逃走的形跡，將來官府派人拘捕無着，傳訊四隣之時，便多出了眼證，這麼神不知鬼不覺的祕密一逃，將來傳訊，他們沒人說得出是甚麼時候走的，即便海捕緝拿，究竟蹤跡嚴密，沒有綫索可尋，而且在那當時致平甫行入獄，四隣們誰也不曉得所犯何罪，將來會牽連拘捕到家屬，所以更沒有人想得到姜氏舉家逃走，車來之時，正當冬月深夜，四鄰們俱已入睡，所居又是城外半村半郭之間，大道上並無一個行人，姜氏當時扶老攜幼，出了家門，抬頭望了望天，只見殘月未墜，疏星點點，聽了聽萬籟無聲，有那初冬時，西北風兒颳在樹間，吹得乾枝賸葉簌簌作響，這般悲涼淒慘的景色，換在無事常人，已然難耐，何況姜氏彼時的心情境遇，雖然強自支持心神，也不由的機伶伶打了幾個寒戰，心裏說不出的是甚麼意味，不由長長的嘆了一口怨氣，眼淚如雨也似流了下來，走到車輛前面，瞧着飛英扶着老母同坐在上頭那輛車子，然後自己抱着幼兒佩章，由張媽扶着，爬上了後面的那輛車，張媽抱起幼女佩玉隨着上去，這兩輛車的趕車的不用說是姜氏母家的親信僕夫，事前都知道呂家的遭遇，全都惘然無聲，只見鞭影微揮，兩車便即轆轤轆轤的順着大道，直奔姜家坪而去，十餘里之遙，那有一個時辰便即到達，抵家之後，略住了兩日，文選便和姜氏計議，住在這裏，不很妥當，誰不知道，姜呂是至親，必有人來搜尋，離此不過二十里地的棲霞山裏，有

座道觀，名叫玄通觀，那裏的當家道士草衣子，是個異人，昔年和你我的父親交誼很深，他觀後閑房很多，不如搬到那裏去住，地方隱僻，官府即來緝捕，也不容易搜查到那裏去。姜氏聞言大喜，文選當時便將姜氏全家送到玄通觀，見了草衣子，略談冤獄梗概，和避禍情形，草衣子當即應允，便在觀後掃除了幾間房子，給姜氏全家安住，文選自回家去不提。原來草衣子，俗家姓朱名由葉，乃是前明宗室襲公爵，自幼好武，徧遊海內，尋訪名師，拜在武當派大俠洞虛真人門下，得了洞虛真人的劍術真傳，學成絕藝之後，在海內遊行，懲惡鋤奸，濟善扶弱，作了無數驚天動地俠義事業，彼時並未出家，後來流寇作亂，崇禎皇帝（明思宗）殉國，鼎革易代，大清入關，失了天下，由葉身經國破家亡之痛，傷心無限，幾欲自殺，把世事全都看破，不特出家，戴了黃冠，就連俠義事業也不做了，心想大好錦繡江山，尙被人家輕輕的檢去，天下最不平的事無過於此，至於民間強凌弱，衆暴寡，那些小小的不平事，更不足論了，於是一切灰心，他俗家原住金陵，生平遊山選勝，最喜家鄉棲霞山的風景，每有終老於此之思，出家之後，便在棲霞山中，選了一片形勝之地，修築起一座道觀，在內焚修，因爲身負劍術絕藝，不忍失傳，一意物色那資質穎異的子弟，收爲門徒，姜氏來此寄居之時，已然收有七個弟子了。那姜文選之父姜研農，是位詞林太史公，官作到侍讀學士，明亡之後，隱居在家

中，和草衣子常時往還，有時到棲霞山道觀中兩人茶酒盤桓，最爲相得，他聽姜文選一說呂家的遭遇，自然悲感同情，深爲憫嘆，趕忙命人收拾出一所最潔淨房屋，給姜氏們居住，木器用具，由觀中檢着送去，因他俗家本來富貴，自以家財修築道觀，置了幾十頃山田，僱佃耕種，以供觀中用度，觀後修築了幾十間房屋，原爲給門人弟子，和傭工佃戶居住的閒房很多，還有幾個現成的店鋪，草衣子不但房子白給居住，就連米糧用度一切全都供給豐盛，生活無憂，住了沒有幾時，得着乃夫致平在獄裏病死的消息，老母徐氏自到玄通道觀後，病體日重，終日思念兒子，姜氏當然瞞着不說，不料致平死後沒有幾日，徐氏也便病故，棺殮一切，都由草衣子料理，雖然不用姜氏操心，可是一個弱婦那經得起連受這般重大的打擊，不由懨懨悲思致疾，成了癆瘵，幸而幼子佩韋已能離乳，佩玉已有五歲，有小姑飛英和張媽撫養照應，用不着姜氏勞力操心，可是得了癆疾已是死症，雖能善養，經不住長期的悲思愁苦，當然身體日衰，病狀日深，緊跟着又得着家屬定罪發配，官裏拘捕無着，知已潛逃，下令海捕到處緝拿，捕獲之後罪狀加等，這一來，姜氏更加提心弔胆的害怕，病勢漸形增重，飛英見嫂子這樣，不由憂急非常，又聽說姜文選已被官府傳去，審訊呂姓下落，更爲焦急。心想官府萬一用刑拷問文選，他也是個文弱的秀才，勢必熬受不起，將隱匿此間的情形，供了出來，那麼豈但自己一

家幾口不保性命，便連觀主草衣子，也要蒙受窩藏重犯的罪名，人家救了自己一家性命，隆恩大德不能報答，反倒害了人家，良心上如何過得去。與其如此，只有一家作事一家當，出去投案領罪，免得牽累人家受害，此外法無兩全之計。飛英這時雖然年稚，天生的俠骨義性，越想越以為惟有這樣去做，纔對得住天良。轉念又想到嫂嫂姜氏，病到如此，這話萬不能去和他商量，不如我去見觀主，把這話向他說了，我前去投案，叫他把我嫂子和姪女兒另尋個地方藏起，好在罪案有我出來自首，向官廳聲明老母和姪子俱已死亡，除了我呂家家屬，別無他人該殺該剛。官府定了我的罪，也必就不再追究了，那樣，不但觀主不致受牽累被害，就連我嫂子和姪男女，不都保住了麼？飛英翻來覆去的仔細思索了數遍，覺得深為有理，別無盡善之策，便不再憂愁煩慮，跳出門去，直奔玄通觀去見草衣子，本來距離不過半里，心裏有了主意，三腳兩步的飛跑，轉眼便到了玄通觀。此時草衣子，正在丹房打坐，觀中除了幾個火居道士，執打掃炊飯之役外，還有兩名專管着應對賓客，烹茶焚香隨身伺候的道童，正站在庭中松樹之下，調弄那鶴欄裏面飼養的幾隻白鶴為戲，飛英不常來此，道童見了，纔待轉身入內稟報，飛英那等得及，一溜風也似的跳進了丹房，只見草衣子端坐在雲床之上，閉目靜養，飛英恭恭敬敬的走到床前，喊了一聲老世伯，便拜伏在地，草衣子早看出飛英資質穎慧，性情純厚，儀

容端麗，舉止穩重，一切與世俗尋常的稚年女子，迥不相同，非常的愛重他，這時正在吐納導引，做那日常修養的功夫，聽得脚步聲音，展開雙目，見是飛英眼含慟淚，神情悲哀，走了進來，磕頭行禮，急忙伸手拉起，飛英垂手恭敬站在一旁，慷慨激昂，把自己預備挺身投案頂罪，以免事發累及草衣子和家人親戚受害的意思說了一遍，神情十分堅決，那一種凌厲慷慨之氣，把一位少年時勇踰賁獲，俠同魯郭的草衣子，感動得變色易容，肅然起敬，嘆息說道，姪女這等行爲，可算得義烈非常，但是姪女沒把事情看清楚，以爲有你出來投案，便可了事，不再追求了，其實不然，依我看來，姪女一家照這樣隱匿下去，別看追捕緝拏，雷厲風行十分嚴緊，在官府裏無非上下奉行的法令具文，負實際緝拏時責任的，總不過是那一股無能的捕快隸役，這山裏隱祕非常，山外的人，知道這地方的絕少，以那般無能的捕快隸役，決沒有本領能夠追蹤搜求到此間來，即便就有，我也管保把他們打發得無蹤無跡，姪女你何慮之有！請轉達令嫂安心養病，不必驚憂，姪女你如不聽，照你意思挺身到案，那簡直是自投羅網，那般貪官酷吏，何等狡猾，豈有聽信你一個小女子幾句言語，說是全家都已死亡無人，惟有你在，便以爲真，不再追求搜捕，據情完案之理，勢必百端對你威嚇研訊，甚且毒刑拷問，逼你實供，且不說別的，頭一句先問你哥哥被捕入獄之後，你們全家棄家逃往何處，叫你指出那所在地

方來，然後再問你家裏的人，你家裏有多少人口，他們是早已全都知道的，你少說一個都不行，你必報說全都死亡，他便問你這些人都死在何處，葬在何地，派捕役跟着你指證，他們一一要實地調查，這一下假的真不得，他們能善自饒恕了你麼？那般狠毒殘忍的官吏，別看你是弱小的女子，一樣的用非刑毒法拷訊你，你如受不住，祇得把這隱匿的所在供出，那樣你一家人連貴親姜府全家全得受害，你如拚死不供，你的性命，也是保不住的，你是不是自投羅網？還有你說去投案，託我把令嫂令姪男女，另尋一處隱秘的地方去藏躲，試想這個所在如不隱秘，那裏去再尋比這所在更隱秘的地方？飛英起初想的以爲頭頭是道，非此不可，聽了草衣子一大篇道理，不由恍然大悟，纔知道自己全是無知無識，一向情願，不由連聲稱是，想起祖父身後墳墓被掘，受那剖骨揚灰之慘，哥哥瘦死在監獄之內，嫂嫂病危，眼看要死，好好的一家人家，無辜受這等奇冤慘禍，永無伸雪出頭之日，想着不由怨憤填胸，飲泣吞聲。草衣子悲憫飛英這小女子，不但義烈可敬，而且寡嫂病入膏肓，且夕必死，遺下一雙小兒女他還得負撫孤育後之責，更覺可憐，太息勸道，姪女你是聰慧明達的，要知傷心悲切，於事無益，橫逆之來，只有順受待時，將來總有雪恨平冤的一天。飛英聽了越發淚如雨下，哽咽說道，要是仇家陷害，遭屈負冤，還可訴之官府，遇見那清官良吏，不難伸冤理枉，像這等文字冤獄的羅織

無辜，加以叛逆之名，除非有改朝換代，我家能夠吐氣揚眉，且莫說雪恨報仇了。草衣子聽了不由提起他異族鼎革，自己是前明遺胤，國破家亡的感慨來，悽然說道，我近些年來，因為年老入道，雄心已息，世事於我看如浮雲，姪女年幼，有志者事竟成，此生歲月方長，怎見得沒有雪恨報冤的日子呢？飛英不由痛哭，恨道，姪女是個女子，縱然有凌雲之志，也不能有甚作爲。草衣子道，祇要有志，何分男女。飛英道，即使姪女是個男兒，也得要生來命運顯貴，飛黃騰達，官位至極，秉國權，握兵柄，做個王莽曹操那等人，否則便得似漢高祖明太祖，平民起兵，做起革命事業，試想這兩等人，都要有驚人的才技，才可做到那事業，豈是尋常人想做便做得到麼？老世伯所謂有志竟成，實所不解！草衣子哈哈笑道，姪女你想差了，你身負奇冤，要想報仇吐氣，何用費那等事，祇我叫你做便可做到，你不知道我是個俠士劍客麼？像秦時荆軻聶政所做的事，都由於劍術太疏，不是不成被殺，便是功成身死，如換我輩精通劍術的俠士爲之，可取人首級於百里之外，神鬼莫能躡其蹤，似唐代之紅線聶隱娘那等人，不就是女劍客麼？姪女你要有志，祇肯下苦功夫學藝，做到紅線聶隱娘那等人物，還有甚麼樣的冤不能雪，甚麼樣的仇不能報呢？飛英先只知草衣子是位清修有道的高士，絕不知道他是位身負劍術絕藝的俠客，聞言驚喜詫異萬分，連忙跪下拜求道，老世伯如不嫌姪女愚蠢不可教，便請

收作弟子，傳授道藝，姪女立志學成之後，尋那仇家報仇，萬死不恨。說着叩頭不已。草衣子笑道，你起來，我看你孝行義烈，收你做爲弟子就是了。飛英又磕了九個頭，行完拜師之禮，方纔起立，站在一旁，草衣子道，我一生收有七個弟子，各人都有一藝成就，獨我劍術絕藝，因爲他們資質都不夠，竟沒有一個可堪造就，這些年以來，我因修道，做自己本身功夫，在此隱居，已不打算再收門徒，劍術只好任其失傳，你資質稟賦，遠在你那七個師兄之上，人材極爲難得，如傳劍術，必可成功，以衍本門武當派流傳之緒，再者你又身負奇冤，傳此絕藝，可以報仇，所不足的，你是女子，我從沒收過女弟子，只得爲你破例了。飛英大喜，自此以後，每天去到觀裏，領受草衣子的傳授，由初步的練氣基礎功夫做起，以至劍訣最後的功夫，一步一步的學習鍛鍊，他資稟超越常人，又肯下絕苦的功夫，僅及五年，便是有了成就，盡得乃師的祕奧，師徒皆欣幸歡喜非常，這時他嫂子姜氏已經病沒四年多了，姪女佩玉已有十歲，姪兒佩韋七歲，都由老媽張氏，照應撫養，不用飛英操心，飛英於每天練功之暇，教授兩兒識字讀書，佩韋秉父遺傳，體弱多病，佩玉却是體質異常強健，性情舉止，一切頗似乃姑飛英，容貌却比飛英美麗得多，兩兒見飛英終日練功，都非常欣羨，磨着飛英傳授他們，飛英對這一雙幼失怙恃的姪男女，本就愛如性命，不忍拂意，因爲師門規例，劍術絕藝，本不能私自



擅傳，尤其自己功夫，甫將練成，不得師命，更不敢徇私傳授給自己的姪兒，兩兒朝夕聒噪苦求，着實被逼無法，祇得稟問草衣子，請示可否，草衣子道，佩玉資稟，不在你以下，可以傳授，將來必能繼承本門藝業，佩章氣體過於荏弱，如學劍術高深的功夫，難望有成，只可隨後教給他點拳技的氣功，鍛鍊鍛鍊身體而已，飛英原是硬着頭皮說的，以為未必能夠允准，沒想這般容易，不由大喜過望，由這天起，兼教兩兒習武，佩玉進境極速，一點便透，由軟硬拳技學起，至於劍術，也是和乃姑一樣，不到五年，全都練得精能非常，盡得乃姑之傳，佩章却不然，竟為先天稟賦所限，只學了些拳術技擊，身體鍛鍊得強壯了許多，便沒有甚麼進境，到是讀書進境極速，文學上的造詣，不特要比佩玉高深得多，就比飛英也是青出於藍，經史詞章，無不精工，十幾年過去，佩玉已有二十餘歲，佩章也將近弱冠了，因為祖父父親，兩代被文字獄羅織所害，避禍隱居，讀書雖成，當然不為圖取科第功名，無非將養性情而已，這十幾年的工夫，人事盡改，草衣子已於數年前，命歸道山，張媽年老病故，飛英劍術早已練得出神入化，因為身負奇冤，心切報仇，纔立志學藝，居然練成，苦志得償，自從草衣子死去之後，便一意的出外雲遊，尋訪仇家蹤跡，這仇家原是海內第一個有權勢的人，而且也是深通劍術的劍客，左右護衛隨從的武士，劍客很多，飛英孤身一人，並無幫手，這時他的那七個師兄

，除了大師兄鐵納僧而外，雖然全都和他往還，同門之誼甚深，各人出了師門之後，散在四方，都做了無數行俠尚義、報仇、救善、除惡、懲強、扶弱的大事業，有時也約飛英幫忙相助，合作了好些俠義的事情，但是飛英却抱着手刃仇人的志願，爲着慎密以防洩機，被仇家知道，決不願第二人曉得自己的抱負，因此他要做這事，從來沒有和師兄們提說過，當然就無人幫助他了，飛英獨往獨來，仇家蹤跡，頗費了幾年的工夫，足跡幾遍天下，隨帶着做了好些斬奸誅暴，救善濟良的事業，他永遠穿着黑衣裳，以示哀悼祖父，心喪終身之意，海內同道劍客，因此都稱他爲黑鳳凰，他不知道道經歷了多少險難，與那個仇家爪牙羽翼爲敵，仗着劍術高妙，處事機智，那仇家手下劍術高強，武藝出衆的劍客，遇機便暗中被他鋤滅，仇家却始終竟不知道有他這麼一個犯萬難，拚不死，到處躡影追蹤，制他死命的女俠客，雖然時常發覺護衛中的武士劍客們失蹤，或者抗敵被殺，也都以爲是那班和他爭奪權位，勢力相等的政敵們所爲，始終不得主名，他到是命大，該享幾年富貴，常有天幸，遇刺得脫，可是手下那班有本領的爪牙黨徒們，却不知道死了有多少了，他把仇恨全都中在那班政敵們身上，得勢之後，一一用極慘酷殘忍的手段來報復，雖弟兄骨肉，亦所不免，那知多半都是飛英做的呢，飛英多少次下手刺他，每因保護他的人太多，不能得手，所以纔如此一個個的來，暗刺明殺，爲是剪除

了他的勢力之後，再刺他便容易了，苦心孤詣，出死入生，這一年居然如願以償，把那仇家刺死在京城裏，因為那時仇家已在得着權位之後，富貴到了盡頭，所有政敵們，也都全被他收拾誅殺了個淨盡，所有手下的那班劍客武士們，除了已死的而外，尙還有不少，個個都以爲多少年來，爲他盡死力爭奪權位，纔得有今日，自負着豐功偉業，開國元勳，不說分茅裂土，封侯拜相，也得有高官厚祿，特殊的懋賞，不料論功行賞，功勞最大的官不過三品，位不過侍衛，於是全都失望，不免怨言四起，被他覺得了，不動聲色，用了一種離間的手段，叫這般人個個都以爲按自己功勞，上邊本要重加封賞的，所以沒有的緣故，乃由于某人進讒所致，於是便互相怨恨，切齒刺骨，同黨操戈，你刺死我，我謀殺你，不到一年的工夫，這般愚蠢無知的武劍客，便互相殘殺了一大半，且都是有好本領身手的，贖下的全是些貪生怕死，無能廢物，得當侍衛，便已足望的，又被他挑剔過錯，誅斬了許多個，在他的意思，以爲權位已得，政敵已除，還有誰敢謀害自己，這般人多少年來，跟着在左右，種種害人殺人的勾當，全是這般人去做，自己的陰謀祕事，差不多這般人全都知道了，不殺他們滅口，便是禍害，除淨了他們，便是去了禍根，豈知這一來，便宜了飛英容易易的，如入無人之境，便進到他的跟前，把他的首級取去，竟無一人知曉，這些事情，本非本書正文，爲着要敘述佩玉一生的俠跡，便不得

不把飛英的史實連帶着大略敘述一下，俾讀者得知佩玉的家世根源，和他慘遭家難的本末，至於那仇家是誰，說是當時第一個有權位的人，讀者熟於掌故的，自然會知道，無關本書正文，用不着寫明了，交代已畢，書入正文。飛英大仇得報之後，夙志已償，歲數已近中年，終身不嫁，海內同道又稱他爲孤鳳凰，草衣子死去之後，那座道觀，便由飛英繼承，中年以後隱居在這觀中，不常出外，他得着草衣子的傳授不止劍術，連那吐納導引，修道養氣的祕訣，也都得了真傳，把世事一切看破，一意隱修，後來年紀到十八歲才死去，他爲要清靜，草衣子死去之後，便和佩玉搬在觀內居住，這時佩玉已有二十歲了，飛英給他物色婚娶山陰儒人潘觀農的女兒爲妻，以接續呂氏之嗣，這潘觀農也是難裔，隱居到棲霞山裏來的，門第家世，和呂氏正是一般，佩章娶妻之後，另在距離道觀里餘山村裏修築了一處房舍居住，佩玉的抱負，和飛英正是一般，效法乃姑，也修身守貞不字，因爲劍術學成，除了功候不如飛英，其他軟硬功夫，技擊武藝都和飛英不相上下，他見飛英常時打坐吐納引導，便也摩着飛英傳授，飛英總是笑而不答，佩玉堅求不已，飛英道，抱定有不嫁的宗旨，方可修道，你學他又有甚用？佩玉道，姪女和姑姑不是一樣不嫁的呀。飛英正色訓斥道，你如何可以和我一樣，一來是我因承受你師祖本門武當派的衣鉢，還須傳授弟子，承先啓後，光大本派門戶，責任重大，二來是我已

受了你師祖遺訣真傳，預備將來修道，有這兩層緣因，自然是不能嫁了，你怎能和我相比，你世緣未盡，你師祖和我說，他老人家曾用太乙神數，與你推算過，你將來須嫁個才能的夫婿，你和他三生緣重，有許多俠義事業，待你兩人去做，本門的劍術，自武當鼻祖傳下來，爲的是行道，救濟老弱，誅除奸惡，你年輕輕的人，學會了劍術，不去行道濟世，便跟我修道，那麼學他何用？男婚女嫁，本是人倫大理，豈可無故輕廢人倫，況你和你弟，幼失怙恃，我受着母親付託之重，如何能教你不嫁，誤你終身，你說你要陪我一世，隨同入道，未免一向情願，學道要有天生的稟賦資質，才可有成，豈是盡人可學而能的？你的資質，雖然聰穎，也只能學會技擊劍術，學道尙還不夠，勉強入道，決難有成，你沒看你師祖八個弟子，劍術道訣，兩門僅僅傳授了我一個人麼？一樣的都是弟子，豈是吝惜不傳授給那七個人，實是他們資質稟賦不夠，只能學習武藝之故，這便是個極明顯的證據，你如果要能行的話，你是我的親姪女，我還要收外人做徒弟呢，豈有不傳授給你之理！你實實於道無緣，如果勉強學習，徒然吃苦，萬無成功之日，我無論如何，也決不能允許傳授。

## 二 孤身出外尋訪佳婿

佩玉聞言，大爲失望，知道他姑姑平素說一是一，永無更改，既然是堅決不允，怎樣告求，也沒有用，只得打疊起修道的心思，向飛英說道，姑姑既然不允姪女修道不嫁，那也無可如何，只怨姪女命苦緣慳，但是姑姑要姪女嫁也可以，須容姪女一事請求，姑姑如再不肯答應，姪女誓死不嫁了。飛英忙問何事，佩玉道，就是姪女的婚事，請求姑姑答應，由姪女自己作主，選擇夫婿。飛英忙答道，可以可以，不過就是我替你相選的話，也總要門第相貌，品行能爲，都得對得過配得起你的，我才能把你許配給他，豈能輕易隨便，不加選擇貽誤你的終身呢？這一層你儘可放心了。佩玉道，門第相貌，姪女倒可不去計較他，最要緊的，便是武藝本領須要強似姪女的，姪女纔肯嫁他，所以請求姑姑答應由姪女自己作主。飛英笑着連聲說道，好好，你自己留意物色吧，我決不加過問就是了，可是你用甚麼方法來選擇呢，難道照小說上所說的擺擂台拋綵球麼？佩玉道，那能如此，姪女有個見解，世界上出類拔萃有能爲武藝的英雄豪傑很多，比姪女勝過百倍千倍的也不少，但是這流人物，決不會於席豐履厚膏粱富貴的門戶，或安分守己務農讀書的人家，這兩等子弟裏面來尋求，必須在江湖草澤中，慢慢的物色，姑姑既是應允姪女自己作主，選擇婚姻，那麼姪女打算到南北各地去遊行一番，就便也可以增長增長閱歷見識。飛英不待佩玉說完，便接言道，你的見解，固然不是無理，你那裏知道江

湖上風波之險，世途人情鬼蜮變詐，不可測度，你一個少年女子，孤身遊行，雖然你劍術高強，遇上那綠林中的大盜惡賊，地方上勢紳土棍，看你生得容貌美麗端正，認爲孤弱可欺，生心謀害，你說你有本領抵禦，這班壞人，比你有本領的，還多着呢，你能怎麼處置？佩玉笑道，姑姑還把姪女當作三歲小孩子呢！姪女又不是傻子，倘真遇上這等事，就老老實實的受他害麼？身上帶的寶劍，是作甚麼用的，像這類壞人正想殺他，找還找不着呢，只怕遇不上罷了。飛英笑道，你真不知天有多高，地有多厚，竟敢說這般狂話，你別自負着聰明機變，又有本領劍術，足以抵禦強暴，須要知道，世界上甚麼樣的壞人都有，陰謀毒計，無所不至，設圈弄套，明逼暗陷，莫說是你，比你再高強厲害些的人，恐怕也無法出其樊籠，何況你的劍術能爲，並不算得怎樣出奇，閱歷見識，更是絲毫都沒有呢？如果能以應付，且莫說你還是個女子，便是那飽經世故，久闖江湖，劍術武藝，十分了得的男子，遇上了壞人，一樣的要吃虧被害，你那裏曉得其中的危險利害，我看你要選擇有本領能爲比你高強的丈夫，還是慢慢的想別的辦法，尋求物色吧，婚姻的事，本由天定，到時自有良緣湊合，決非人力所可強求，倘使認爲非照你的辦法不可，那麼便須有我同着，纔可無虞，你孤身遠遊，深歷江湖之險，我是萬萬不放心的。飛英說罷，佩玉笑了一笑，不再言語，他心中早已打好了主意。原來佩玉雖然是個

年方及笄，涉世未深的女子，他性情却非常豪邁剛決，胆氣過人，作事素來任性，不知道怎麼叫做艱險，想怎麼辦，便要怎麼辦，越攔阻他，越發起勁，當時聽了飛英之言，心裏大大不以為然，面子上不敢反駁違背，暗道，姑姑明明是把我當小孩子看待，終不放心我的，我偏不要姑姑跟着，自己到南北各省去遊行一周，回來叫姑姑看看，世界上固然有的是壞人，憑我這身本領，也不見得對付不了，那能照姑姑所說的那等利害，分明是恫嚇我的，稍緩幾天，我便一人溜出山去，主意打定，在飛英面前一點神色不露，言笑如平時，也不再提說此事，佩玉自以為聰明，足以瞞過乃姑去，那知飛英比他更為精敏，察言觀色，早瞧料出他的心意，知道他的性情是越攔阻越不行的，便也不肯說破，暗道，這孩子倒是頗有胆量，且讓他去到外邊歷練歷練也好，我暗地裏尾綴跟蹤，保護他以防意外便了。姑姪二人，各人有各人的主意，佩玉却萬沒想到飛英會識破自己的隱秘。過了數日，佩玉暗地裏把包裹銀兩全都整備齊全，身穿黑色洋縐褲襖，足蹬劍鞋，頭上蒙着黑絹包頭帕子，袖裏帶好梅花袖箭兩筒，腰裏圍上乃姑飛英賜與他的青霜寶劍，這寶劍原是雌雄兩柄，雌名紫電，雌號青霜，這雙劍乃是昆吾鐵打造的，據說是戰國時劍客滄海客的遺物，陶宏景刀劍錄曾經敘述，不知在甚麼時候拆散成了單，飛英得着了這柄青霜雌劍，雄的紫電那一柄，不知流落至何處了，飛英得劍的來歷，是前些年



雲遊的時候，在直隸紅螺山和一個萬惡淫兇的紅螺派女劍客，樂岫雲鬥劍所得，這樂岫雲，綽號叫作赤蝙蝠，又生得容貌妖麗，喜着紅錦衣服，渾身打扮得如赤炭也似，頭帕襪履，無一不紅，所以得着這麼一個徽號，他是紅螺派劍客領袖赤髮道人樂瑾的姪女，不特劍術高深，得乃叔的神髓，更且精通妖法，尤擅探捕之術，在江湖上各地遊蕩，仗着容顏美豔，體態妖嬈，用狐媚的手段，到處勾引誘惑俊秀壯健的少年男子，和他交合，一度之後，便棄而不顧，那男子的精髓元氣，全都吸去，不出數月，必病瘵瘵而死，被他這樣害死的，一年中不知道要有多少，更且殘忍嗜殺，性情兇暴，各派中的劍術，除非和他同惡相濟，否則稍有睚眦，一言不合，他便動手殺害，至於正派的劍客，與他邪正不投的，往往被他在暗中趁其不備謀殺傷害，狠毒如此，海內各正派劍客，想起他無不切齒，因為他劍術利害，不敢惹他，只得由他橫行。他叔父樂瑾，因為多行不義，惡貫滿盈，為清虛正派劍客領袖華春岩所殺，他死後便由岫雲接續承繼為紅螺派的領袖，岫雲所作所為，比起樂瑾，更淫兇百倍，飛英早已耳聞他的惡跡，蓄志除他，為被害的那些同道劍客報仇，這回趁着赴京城查訪仇家，便道特意到紅螺山尋他，沒等飛英上山去，可巧遇着岫雲正下山來，兩人狹路相逢，一正一邪，天然水火冰炭，勢不並立，見面後三句話沒說，就動起手來，各人運用寶劍，在山下狠鬥起來。飛英劍術，此時已

藥爐火純青之候，一道劍光，由山脚下飛起落下，夭矯如龍，光芒四射，耀眼生輝，戰之中，本屬超羣軼倫，雖非武當派正宗劍術可比，而其功候，也不弱於飛英，加以他用的這柄青霜劍，原是戰國時候劍客滄海客的遺物，不知在何年何代被他們紅螺派得着，傳襲了好幾輩，才到了岫雲手中，岫雲仗着這柄寶劍肆意橫行，無惡不作，當時見飛英拔出寶劍，便也一拍腰間圍着的劍囊，那劍倏然現出一道青碧色的刀光，在戰場中滴溜溜的一旋轉，旋成一團光網，圍着己身，將飛英的寶劍敵住，飛英的這柄劍，原也是鑿鋼練成的，名喚銀虹劍，却非常品，乃武當本派鼻祖張之平的遺物，代代傳下來，到了草衣子，在死去的前二年，才傳給了飛英，每和異派相鬥，只要他這銀虹劍，把敵人劍鋒糾纏絞結住了，敵人的劍便即被他斫削得光星爆散，漸漸消滅，成爲灰屑飛散，從無幸免，武當本派列代領袖個個仗此成名，稱雄各派，這回和岫雲青霜劍，剛一接觸，飛英便看出有異，鬥了半日，彼此糾結，往復不已，飛英不由着急，運用元功，把劍術換招，使出本門絕藝，把岫雲的劍逼得步步退讓，岫雲大驚，生平和正派中劍客鬪劍，從未遇到這等利害的招術，便竭力的運用元功，拚命抵抗，任他怎樣掙扎變動，兀是擺脫不開，飛英留神諦視，始終並無半點光星散落，更知道是件寶物，便乘着岫雲無法收回

劍勢，保護自身之際，由囊內取出一把綉花針來，足有三四十枚之多，向岫雲打去，這綉花針乃是飛英獨出心裁的暗器，各派劍客武術家，從沒有人使用過的，因為綉花針，本是最微極小的東西，非得氣功練到了家的人，決不能命中及遠，飛英不特劍術高強，內外武功，也俱臻絕頂，而且更精通一月奇絕的氣功絕藝，名爲八擒拳法，這拳法能拒敵於百步之外，隔山打牛，隔牆滅燈，他這綉花針暗器，便是由八擒拳法，推衍悟出來的，全仗真氣運用，純爲真實的硬功夫，非同法術法寶之比，發出手去，可及百丈之遠，直如一片針網，敵人身邊上下，方圓百尺之地，全在針鋒所及命中的範圍，敵人無論他如何眼疾身快，也聳躍閃避不開，這般寬廣的範圍，只要有一針打中在身上，便即透肉入骨，順血攻心，輕則重傷，重則廢命。端的百發百中，利害非凡。岫雲瞥見飛英手一揮動，雖沒看清楚形狀，是件甚麼東西，却准知是使用暗器，待要想法抵禦，已來不及，急忙把雙足一蹶，將身飛起在半空之中，饒他這般迅速，竟不中用，那數十枚針鋒，已是散開，岫雲的臀股之上，竟打中了幾針，立時覺得奇痛直澈心髓，不由得嚶嚶怪叫了一聲，知道飛英厲害，自己已受重傷，再不見機，定難保全性命，便棄劍而逃，飛英却沒有料想到他會捨棄寶劍不要，遁逃得這般快法，本待追趕，一想他已中了飛針，身受重傷，即能僥倖不死，也成殘廢，又失了寶劍，從此濟惡無具，即使生存，

也不能再爲害世間，遂一笑置之，任其逃去，把岫雲遺下的寶劍，仔細觀看，只見光如秋水，寒芒襲人，肌膚生慄，製作精好，無與比倫。再一諦視劍鐔上，有金絲嵌鑲着青霜兩個篆體字，劍柄握手黃金打造，成爲螭龍之形，龍角屈作小鈎之狀，龍口啣着一粒明珠，有龍眼核大小，這粒明珠價值至少也值千金，且莫說寶劍的價值了，但是劍的構手作平圓形，劍柄也隨着護手形狀，一面半圓，一面略扁，和尋常劍柄有異，陡然悟出這明是雙劍一匣，纔如此製作，這柄劍分明當初是一對，現在成單了，又覺着青霜之名，十分熟悉，却一時不記得在何處聽人說過，思索了半日，猛然想起是聽乃師草衣子有一次閒談，說起海內有名的寶劍來，都叫甚麼名字，某柄劍現在某派劍客某人手裏，已歷數百年，曾經談到青霜劍爲紅螺異派世襲的珍物，不知欒瑾死後，現在歸他派中何人承受，又說這劍原是一對失了羣的雌劍，尚有一柄雄劍，名喚紫電，是戰國時滄海客的遺物，陶宏景刀劍錄都曾著錄過的，紅螺派那等行爲，那有福分永遠承受，早晚爲正派中人所除滅，結果那劍得歸正派有福的人享有，他老人家那想到會被我無意中得到呢！可惜師傅化去，沒有看見，想着不由歡欣喜悅，如獲異寶，隨又想到，可惜美中不足，劍囊竟被那妖婦圍在腰裏，沒有得着，既是寶劍，那囊必也不是凡物，才可相配，這也無法，只得另行配製了，這雌的青霜劍既是有緣被我得着，那紫電當然還在世間，將來

如能也被我得到，豈非龍津之合，無獨有偶，成爲古今寶劍佳話麼？飛英越看越得意，又想這劍能圍在腰裏，可見古人贊寶劍舒屈無方之語，決非虛妄。便把劍彎了試試，隨手成爲圓圈兒，放手便即勁直如舊，看這龍角作鈎形，必是劍囊末端有個小環，作成樞紐才可和扣帶一般，扣在腰裏不脫，將來要配囊，必得覓個巧手匠人製作方可。飛英自  
此常帶這劍在身旁不離，遊行各處，尋覓工匠配劍囊不得，費了好些事，結果在金陵找  
着一位巧匠，名喚蔣抱雲的，不惜重金工資給蔣抱雲，纔得配好，是用細金絲編成極細  
的龍紋，鑲在軟韌的鱗皮之上，製作得異常精美，囊末做成小環樞紐，與那龍角小鈎適  
合，圍在腰間，鬆緊皆可任意，正如一條黃金軟帶，飛英得意，珍愛萬分，用他作束腰  
寶帶，中年報仇之後，隱居棲霞山，觀中修道，不常出山，便將他掛在臥室之內，佩玉  
早就喜愛這柄寶劍，時常把玩不已，劍術將要學成之際，飛英見他沒好寶劍，便將這柄  
青霜劍賜給了他，佩玉早就想向乃姑索討，不敢啓口，得賜喜出望外，飛英詳細告訴他  
寶劍的根源來歷畢，又說道，此劍原是雌雄一對，我多少年來，帶在身旁，本爲訪求那  
柄雄的紫電劍，沒有着落，此後我隱居修道，不常出山，賜給了你，將來出外遠行，隨  
時隨地，務宜留心，天下寶物，離合都有定數，安知這一對寶劍，不在你手上作龍津之  
合呢，此言你須謹記在心。佩玉領諾，珍惜愛護這青霜劍，有逾性命，用他練習劍術，

越發出神入化，功候益深，因為那劍的外囊，金光燦爛，惹人注目，與自己日常所穿的樸素衣裝不合，使用黑絹縫了一個套兒，套在劍囊之外，僅露樞紐，用時一掀樞紐，便可取出，平常圍在腰裏決看不出帶有寶劍，這便是佩玉青霜劍的由來，表過不提。且說佩玉紮縛裝束已畢，開了後簷窗戶，跳在後院，越牆離家，順着山道，施展黑夜飛行之術，連夜一步不歇，出了棲霞山，到了天光大亮之時，約已走了百餘里路，到了一處村莊，奔波終夜，雖然有武藝功夫，從小到大，向來也沒有一氣兒走過這多的路程，未免覺着勞累，加以肚內又有些飢渴，便在村莊裏，尋了一家飯舖，進屋坐下，要了些粥餅鹹菜，熟肉之類的食物，一面吃着，一面心裏思量道，我所怕的，便是姑姑事先知道，不叫我一人出山，現在我既已偷着溜了出來，有這麼遠，即使此時姑姑已經發覺我不在家，追趕了來，叫我回去，我不聽從他也沒有辦法，從此天南海北任我遨遊，沒人拘管了。聽得北京從古帝王之都，最為繁華，我何不由江蘇浙江，繞江西福建，兩廣雲貴等省，入湖南，穿湖北，奔河南，渡黃河北上，到北京城遊玩幾天，再出京走直隸山東安徽邊界，轉入江蘇棲霞山，如此南北各省，轉上半個圈子，那草澤山林之中，定不乏英雄奇士，如有武藝劍法勝過我的，便以身許之，如遇見有奸人惡霸之流，便即殺了他，與民間除害，豈不有趣。佩玉越想越覺高興，飯舖裏的小二，和那些吃飯村夫農民，幾曾見過像佩玉這般美貌的女子，又見他詭裝步行，背負包裹，孤身一人，並無伴侶，裝

東神情，明是涉長途的形狀，都覺着詫異，猜不透他是何等人物，全都注目，竊竊耳語，私議不休，佩玉也不理會，只顧心裏盤算，他少年氣盛，身負絕藝劍術，一心勇往直前，對於那世途人情陰險不測，毫無顧慮，以爲尋常女子，所懼怕的，便是遇見強暴，失貞喪節，我有本領在身，不同尋常女子，怕他則甚，倘若真遇見了壞人，便即殺却，還有甚麼大不了的事兒，乃姑飛英訓誡之辭，全沒有聽進耳朵裏去，結果居然仗着他這一身本領機智，南北遊行旅途遙遠，曾經歷不少的險難，竟都被他應付過去，還物色了一個才貌雙全的乘龍快婿，夙願得償，飛英只在暗地裏，隨身保護，見他沒遇到真危險，便不出面，一來是爲要看看他的能爲，二來也是見他氣盛，藉此磨鍊他，交代過去不提。佩玉在村中飯鋪吃飯之時，飛英早已跟蹤來到，潛跡匿影無形無聲，佩玉旅途上一舉一動，無不入目，佩玉却那裏知曉，方深自慶幸，乃姑沒有跟下來，以爲得計呢。從此曉行夜宿，水則乘舟，陸則步行，照着預定的行程，徧歷江蘇浙江福建兩廣兩湖河南等省界，約有數月之久，纔抵達北京，路途之上，也做了不少斬奸誅惡的事情，所殺的都是些毛賊小盜，惡棍地痞之類，大半都爲佩玉貌美孤身，以爲可欺，便起了奸淫搶擄之心，有的用軟手段作弄調戲，有的便行劫奪，那知他是個殺人不眨眼的女魔君，寶劍一揮，便都送命，除此之外，有時路遇不平，聽見那些武斷鄉曲，橫行閭里，姦佔婦女

，豪奪士田的劣紳土棍們，欺壓凌逼愚弱孤寡的貧寒百姓，申訴無路，求助無門，冤苦的情狀，便即拔劍剝腹，爲小民雪冤報仇，總而言之，都是些情節平凡無奇的事件，不值得一記，祇可略而不述，一筆帶過，只揀佩玉在途中所做的幾樁熱鬧有趣，曲折離奇的故事，敘述敘述。佩玉在北京城徧覽皇都繁華富麗之景，在人海茫茫中，並沒遇到一個出奇的人物，所見到的，都是些爭名謀利仕宦商賈之流，覺得京城枉爲天子之都，風俗人情，遠不如棲霞山中僻野的鄉村，來得淳樸敦實，甚爲掃興，便即離開京城，出了彰儀門又到西山八大處，遊覽了一番山水景色，有名的寺廟，全都涉足徧歷，更覺得有塵俗市井之氣，沒有棲霞山來得清幽雅韻，便不復流連，棄之南返，出了京都，走至通州運河岸邊上，看見有多少隻雙桅的大船，正靠着河岸停泊，船上都已載滿了客人，佩玉正要搭船南行，問了問，只有一隻船是遠行，上江蘇去的，但是已經被一家姓董的官兒包賃下來了，不能容船家再行搭載外客，船上扯着一面紅布小旗，上寫董宅僱用四個黑楷字，佩玉很是着急，一想要錯過這隻船，不曉得又得在旅店裏歇宿幾天，纔得找着南行的船哩。便向那船家好言商懇道，你們只要能搭載我上去，我多花些錢給你，却沒有關係。船家王老二聽了，心裏雖然樂意，但是船已賃與董宅，不能自主，擺手答道，不是我們不肯，實是這船已經被董老爺一家包了，須要問過董老爺，得他允許才行。佩



玉聽得語氣活動，忙接言道，那麼你就問問董老爺吧，我就是孤身一個人，又是個女子，又沒有多少行李，佔船上的地方，想來也沒有甚麼不方便的，正說之間，只見由船艙裏走出來一個老者，年約六旬，慈眉善目，鬚髮俱已斑白，精神却甚是矍鑠，氣派舉止，入目即知是一位官宦，走出艙來，站在船頭，向佩玉望了望，便說道，這位姑娘要搭船座，我們這隻船是要往江蘇去的，可以同得路麼？佩玉大喜，答道，我也要上江蘇看望親戚，老先生便是董老爺麼？如能允許搭載，感激不盡，船錢兩家分担就是。老者笑道，彼此既能同路，那麼姑娘就請上船來吧，我這船是包了的，說不上甚麼，船錢分担的話，行路的人，大家有個方便，不用客氣。佩玉連聲稱謝，便走上跳板，上得船來，老者急忙把佩玉讓進艙裏，佩玉進艙裏面一看，只見還坐着一個與老者年歲不相上下的老婦，一個二十來歲的大姑娘，一個十來歲的小男孩，老婦容貌甚爲慈藹和祥，大姑娘生得頗是俏麗端正，小男孩白白胖胖，面團團的，帶着憨厚聰明的樣子，甚爲可愛，老者面向老婦說道，這位姑娘也是要上江蘇去，正僱船不着，我請他上來的，又向佩玉說道，這是我內人和小女小孩，我們老兩口和孩兒住外艙，小女一人住在裏艙，地方很寬裕，姑娘如不嫌棄，便和他在裏艙住吧。佩玉笑道，老先生太客氣了，如此打擾小姐，真是過意不去。董翁又謙遜了幾句，佩玉和董嫗董女免不得互相周旋了一番，施禮讓坐

，佩玉卸下包裹，解下了腰圍的寶劍坐下，蒼翁仕宦年久，閱歷極深，見佩玉豐姿韶麗，體態端莊，於風流美秀中，顯露出嚴肅英爽之氣，蛾眉帶煞，鳳目含威，舉止豪邁，談吐爽利，而且孤身遠行，急裝劍靴，打扮得與世俗脂粉女子，全不相類，更且解下腰帶，便即伸直，明看出是一柄寶劍，看這種種形色，便料定他是俠客一流，外面却裝作不知，故意兒詢問佩玉的姓名籍貫，一個女兒家，爲何遠行無伴，不怕江湖險難麼？一面問着，一面心裏暗想道，如是這流人，決不肯將自己真實來歷告訴人，且看他怎樣答對我，佩玉見問，除了把選塔一節，隱瞞不說，祇說是要南北各地，名山勝景，遊覽一番，增長見聞而外，餘下的姓名籍貫和自己的劍術武藝全都一一敘述，蒼翁遊宦南北多年，早就耳聞金陵七俠中第一擅劍術的女俠孤鳳凰，呂飛英的來歷聲名，聽佩玉自承是飛英的姪女，不覺肅然起立，拱手笑道，原來姑娘乃是當代大俠的姪小姐，名士呂晚村先生的曾孫小姐，老拙真是失敬之至。佩玉性情直爽，只知實話實說，却沒想到蒼翁竟會曉得自家世，和曾祖晚村，姑姑飛英的名頭，這等清楚，反倒大爲驚異，轉問蒼翁，何以知道自己便是晚村先生的曾孫女兒？蒼翁大笑道，剛才姑娘不是談說姓呂家住棲霞山中，武藝劍術，和令姑學的麼，令姑是晚村先生的孫女，逃避家難，隱居棲霞山，俠義的聲名，著稱海內，有識者無不知之，豈但老朽，小姐既是他的姪女，當然是晚

村先生的曾孫女了，唉，令曾祖爲了文字冤獄的株連，竟遭身後之慘，真是可歎，故交世友，聞之者誰不扼腕痛心，不過得有令姑同小姐兩代孫曾，替他吐氣，神靈有知，也就沒有甚麼遺憾了，老朽先人和晚村先生生前，都是文字至交，提起來小姐和老朽兩家，還有很深的世誼哩。佩玉聞言，連忙起身檢衽道，原來是老世伯，姪女不知，多有冒瀆，尙乞諒恕。董翁謙遜了幾句，佩玉便問董翁的身世來由，這回南下，要赴何地？董翁嘆息道，說起來話長着哩！天已傍晚，該是吃飯的時候了，小姐不覺着飢餓麼？且待吃完了飯，閑着沒事，再細細的說吧。說罷便命僕人開飯，船上遠行，一切都是現成，少時開上來一桌四碟八碗的便餐，董氏翁媪便讓佩玉上坐，佩玉不肯道，老世伯不是外人，賞飯當然不辭，不過姪女乃是晚輩，萬無上坐之理。說着便和董女坐在下面一起，董翁無法，只得隨他，佩玉不解客氣拘束，肚子本饑，放量吃了個飽，大家飯畢，僕人撤去杯盤，沏茶掌燈上來，天已入暮，船正開行，只聽得微風吹帆，獵獵有聲，加以浪靜波平，水流淙淙，入耳別有一番境趣，佩玉喝了兩盃香茗，便催促董翁道，老世伯不是說飯後和我細說麼，現在飯罷無事，可以詳談了。董翁笑道，哦，小姐你不是問老朽的家世麼，老朽姓董名廷瓚，字伯圭，號蕉籬，原籍是江蘇省高郵人，祖上歷代都是科舉仕宦，老朽少年會試之後，就在翰林院供職，在京中數十年，中間雖曾放過幾次學差，承

聖眷有隆，內召晉京，依然不離九卿科道衙門，最後做到太僕寺正卿，因為不材，忝給主知，每思盡忠報效，屢次對專言事，頗蒙採納，不意因此中了權相鼐拜之忌，派人迭向老朽諷示，想收歸到他的門下，老朽如何肯依附權奸，爲他鷹犬，以負主恩呢？當然拒絕不允了，鼐拜大怒，便唆使其奸黨御史言官數人，彈劾老朽昏庸悞職，尸位素餐，交章論奏上去，皇上聖明，察出其醜態無實，不但沒准，反倒硃批申斥奸黨輕議大臣，國家定制，御史本有風聞卽奏之權，所參全妄，也不負甚麼罪名責任的，故而奸黨們只蒙申斥，未受處分，老朽深知鼐拜決不甘心，必要再行設法誣陷栽害，慄於明哲保身之戒，棄此一官，倒無足輕重，若貪戀祿位被奸臣害死，於國於家，兩無裨益，死輕於鴻毛，未免不值，便上疏乞骸致仕，疏章三上，始蒙皇上諭允，本月上旬，纔奉到內閣轉下來的諭旨，當卽束裝就道南下，臨行之前，老朽又上了一件封事，參那奸相鼐拜植黨營私，威福自恣，貪婪不法，蒙蔽聖聰等等罪惡共十大款，有證據可察，請皇上聖斷，除此奸凶，以清朝列，稍盡爲人臣者之責，這件封事遞進宮門後，留中多日，未見交下，想來必是奸相又弄了甚麼手段會如此，老朽不及等待，便買車出京南行，走到通州，換走河道，僱好了這隻船兒，便和小姐相遇。佩玉道，老世伯做到這樣大的官位，居然不改儒行，一與權奸不和，便卽棄若敝屣，掛冠而去，退享林泉之樂，高風亮節，求

之古人中不可多得，真是令人佩仰到了極點！老世伯膝下，不知有幾位世兄，怎麼都沒在跟前，僅止世妹一人隨侍呢？董翁道，老朽就止兩個小兒，隨指着小孩說道，他的父親行大，他小名叫拴兒，是老朽的長孫，他的父親在山東做州縣官，帶着家眷赴任，恐怕老朽夫婦寂寞，便把他留在京寓讀書，他的叔叔年紀尚輕，現在高郵原籍，料理家事，纔剛進了學，尚未應舉呢，老朽致仕乞休，返回原籍，來不及通知小兒們，便即匆促就道，家裏還都不曉得信兒呢！佩玉道，原來如此。佩玉在船上，和董翁談談說說，十分相得，董媪及其女兒筠姑對佩玉極爲愛敬，夜間佩玉便和筠姑同榻，住在裏艙，彼此竟和一家人一般，在船上一晃十數日，早起張帆開行，夜間到了宿頭下旋停泊，筠姑同拴兒，最喜歡聽佩玉和他們講說古今各派劍客俠義等事，風平浪靜，水波不興，開着船窗，且聽且視兩岸景緻，有時三個人同出艙外，坐在船頭，泡上一壺香茶，慢慢說着喝着，磕着瓜子兒，船行既穩且速，微風陣陣，挾着那一股清新水氣，拂面吹來，精神爲爽，遠望煙波，浩淼無際，鷗雁成羣，逐隊的掠水低飛，斜欹作態，船來了不驚異，忽然忘機，別有一番逸趣，人生遇此境地，卽有俗慮愁煩，也爲之消釋暫忘，何況筠姑拴兒，天眞爛漫，佩玉豪邁任俠，三人胸中本無世情俗念，更覺快樂非凡，不知人間更有煩鬧事。

## 三 夜半逐刺客稍顯絕技

過着閑適的生活，光陰更是易逝，這一日薄暮，船行在一個所在，地名喚作鮎魚口的，停泊了下來，這時水程已經走了五六百里，就到了山東地界了，這鮎魚口，乃是一處繁盛的臨河村鎮，村民俱以漁業爲生，船舶雲集，人煙稠密，岸上街市各類店舖俱全，販賣魚蝦瓜果蔬菜的攤子，岸邊上一個挨着一個，聚了無數，佩玉和筠姑拴兒，打開船窗，向外瞭望，覺着十分有趣，又見停泊的那些船隻，都搭了跳板，船夫客人，紛紛的下船上岸，買取蔬菜用物，熙來攘往，喧嘩嘈雜，比大都會中街市裏還要熱鬧得多，正在這個當兒，佩玉忽然聽得有鑿鑿敲木魚之聲，不由詫異，尋聲注視，瞥見岸上一棵垂楊樹下，坐着一個僧人，狀貌生得猙獰非常，寬肩闊背，短項禿頭，一副又黑又紫的面孔，配上高顴廣額，濃眉環眼，扁鼻巨口，厚脣外翻，赤如血染，門牙暴露，頷下鬍子有幾日未剃，黑森森的似短毛豬鬃刷子一般，越發顯得兇頑猛厲，身上穿着一件黑布僧袍，足登麻鞋，背上負着一頂大斗笠，跌坐在那裏，左手拿着一個紅漆比海碗還大的木魚，右手拿着槌子，敲個不住，身旁地下，放着一個大包裹，橫着一枝粗逾鵝卵的長禪杖，漆得又黑又亮，似是鐵製，如果不差，估計分量至少說也得有個百十來斤重，

一面敲着木魚，梆梆亂響，一面翻着一雙怪眼，目不轉瞬的向這隻船上注視不已，及見佩玉看他，才將眼睛轉望他處，佩玉見他這般神情，早就料出來了八九分，暗忖道，這廝必是綠林中慣吃獨食的強盜，看出這隻船，吃水較深，有些油水，便在這裏觀風，想打下手的主意，呵呵，我在此處，你這才是瞎了眼，枉費了精神呢，連日我正悶極，無事可做，難得遇見你這禿廝，管保送你到西天去。想着高興非凡，筠姑拴兒也瞧出這僧人異樣，兩人不約而同的，一個叫姊姊，一個叫姑姑道，你看見柳樹下敲木魚的和尙麼？面貌怎麼生得這般醜惡，他爲甚麼不去到人羣裏，和店舖門口去化緣，却坐在那沒人的地方，一個勁兒敲木魚呢？恐怕敲到明天這時候，也化不出一個錢一頓飯來，莫非是個傻子麼？佩玉聽了，覺着有趣，哈哈笑道，他倒不是個傻子，你兩個說這呆話，恐怕倒是傻子呢？筠姑拴兒聞言不解，一齊瞪着兩隻眼睛，瞅着佩玉發怔，問道，這話怎講？佩玉知道他二人胆子小，如果將實話告訴了他們，必然害怕，便掩飾道，沒有甚麼，你二人不用問，我說着玩兒的。過後不由得懊悔自己說話太冒失，衝口而出，說走了嘴，以致引起他兩個的疑竇。拴兒究竟是個小孩，被佩玉掩飾過去，以爲是真說着玩，便不再追問，筠姑聰慧心細，深知佩玉性情端重，言無妄發，必有所謂，說是戲言，明係遁詞，低頭仔細思索一下，猛然省悟了佩玉的用意，便詰問道，難道這個和尙，是個歹

人麼？請姊姊告訴妹子，妹子決不害怕。佩玉聞言一驚，暗道，這妮子真是精靈，竟能猜着我的心意，還是不告訴他爲是，免得他父母知曉，老年人萬經不起驚嚇，便搖頭道，妹妹，你不要疑心，委實是我說着玩兒，沒有甚麼。筠姑見佩玉不肯說，愈發磨着佩玉，追問不已，佩玉無法，只得在他耳邊低聲說道，告訴你也無妨，但是不可叫拴兒和伯父伯母知道。筠姑點頭道，這個妹子曉得，姊姊只管說吧。佩玉道，我看這個和尚，定是強盜，爲我們這船來的，如果我所料的不錯，他今天夜裏，必然要來這船上行劫，不過你不要害怕，決不要緊，我已經瞧出他沒有甚麼多大的本領，今晚你們照樣吹燈，睡你們的覺，我自會打發他的，萬萬不可驚動了兩位老人家，要緊要緊。筠姑道，我偷偷從船窗板縫裏往外瞧姊姊動手殺賊如何？佩玉道，偷瞧倒沒甚麼不可，千萬別害怕喊出聲來。筠姑道，姊姊放心，我雖然荏弱，不會武藝，胆子却有，不至於這樣怯懦。兩人說話之間，只見由一家草棚子裏面，走出了一個人來，身着天青縵子馬褂，灰色搭褲布開楔的袍子，看他的打扮，像個差官模樣，年約四十多歲，相貌生得獐頭鼠目，兔耳魚腮，一望而知不是個好人，揸着一隻手兒，走在岸邊立着，兩隻眸子，在眶子裏，滴溜溜的亂轉，不住的向這隻船上觀看，神情十分詭異可疑，佩玉估量道，莫非這廝也是那個和尚一條路上的，要打這隻船的主意麼？瞧這形態，却不像盜賊，却是何故？正



在此時，那董翁也走出艙來，站在船頭，眺望岸上風景，一眼瞥見岸上那個人，覺得面相有些熟識，那人望見董翁出來，便背轉過身軀，低頭緩步，沿岸走去，走得快到那僧人之前不遠，略停了停步才踱過去，只這剎那之間的舉動，佩玉眼睛何等尖利，早看出來那僧人一雙怪眼衝着那人翻了一翻，點了點頭，好似示意領會一般，佩玉見這光景，越發斷定了那人和僧人兩個正是一路，必然全爲此船而來，心裏暗自納罕道，董翁宦囊，並不怎樣豐富，至多也不過幾千銀子，何以惹得賊人這樣注意，看此情形，明是早就知道董翁這隻船，要路過此地停泊，預先來到這裏等候他到來無疑，剛才那人明是這僧人的眼線，料想他兩個在此，守候必非一日，董翁帶的金銀不多，決不值得如此一做，那麼必非爲搶劫他的財物而來，這事端的十分可怪呢？佩玉只顧沉思無言，筠姑在一旁瞧他這等形狀，更是起了疑慮，推了佩玉一把道，姊姊怎麼這大半天不說話，儘是一個人想些甚麼？沒看見晚飯已經都開上了桌子，我爹爹媽媽都坐在那裏等候姊姊吃飯哩，還不快吃去。佩玉回頭一瞧，果然菜飯都已擺好在桌子之上，董翁已經進來了，和董媪坐在那兒，還沒舉箸，等候自己，佩玉笑道，我只顧貪看岸上熱鬧去了，倒勞伯父伯母等候，這是怎麼說的。說着連忙推上了船窗，和筠姑轉身走在桌邊坐下，大家舉箸，一同進餐，佩玉一面吃飯，一面心裏仍是怙悞此事，再看董翁端着飯碗，半晌不動筋子，

也在那裏出神，筠姑笑道，爹爹快吃飯吧，菜都涼了，怎麼像有甚麼心思似的？董翁被女兒一問，方才神定，答道，我倒不是有甚麼心思，剛才我在船頭閑立，看見岸邊站着有一個官差打扮的人，釘着眼睛向我們這隻船張望，看見了我便背轉身去走了，那人相貌，我十分熟識，竟似不久之前，還在那裏遇見過他的，我現在想着，覺得那人神情鬼祟，不慙不恥，很爲可疑，可是怎麼樣也想不起他是誰來。說着又停筯思索了半天，忽然哦的一聲道，我想起來了，那人便是權相鼐拜手下的差官，在京城有好幾次，鼐相來拜我，我送他出大門，看見都是這人給他打頂馬來護書的，話已有好幾年，那時鼐拜還是一個順天府尹，官職和我差不多大小，他善於迎合帝意，沒有幾年，便由府尹而侍郎尚書，入閣拜相了，但不知這差官既是他跟前親隨，離不開的人，爲何出京城跑到這地方來？真不可解！佩玉聽了董翁這幾句話，心裏倏然明白雪亮，暗想，你這老兒真是麻木得很，你臨行時曾參奏那鼐拜十大罪款，留中不下，怎麼忘了，這分明是鼐拜記恨此仇，派遣這差官出京作眼線，來在前途此地，等候着你到來，好指示給那個和尚行刺你的，明擺着的道理竟然會了解不出，幸而我在這裏，否則你這老兒，到死還不明白自己是怎樣死的哩？看這情形，今夜裏和尚必然前來行刺，我先不說破，免得他們害怕，到時自有處置。佩玉想罷吃完了飯，陪着翁媪又說了半天閑話，到了快要定更之時，董翁董媪

和拴兒照例安歇，佩玉便和筠姑進裏艙來，推上艙門，筠姑何等聰慧，聽了乃翁之言，參合薄暮時所見光景，及佩玉的神情，和他所說的那一番話，印證在一起，便測度出那和尚與那差官，定於老父不利，又看見佩玉推上艙門，便將寶劍由囊內抽出，拂拭了一番，越發料定今夜有人來行刺，佩玉必是要和賊人動手交戰，一想佩玉究竟是個女子，萬一賊人利害，鬥不過時，不但自己一家性命不保，便是佩玉也得被賊人殺害，爲救我們一家害了他，如何對待住他呢！想着不由的驚急憂慮之色現於面上，佩玉窺破筠姑的心意，便笑道，你不用多疑，只管放心睡你的覺就是，凡事都有我呢，無論他來多少個賊人，管保都送他回外婆家去，此時已經不早，我就得出去等候賊人到來，你如果聽見外面有甚麼聲響動靜，我不進來，你千萬不要出去，以防不測，最爲要緊，你千萬切記我言！筠姑道，妹子曉得，姊姊也該小心留意，如果估量着勝不過他，就不要和他力鬥，以免有失。佩玉笑道，我自知道，你不必煩心了，說着佩玉將長衣服脫去，用黑絹把滿頭秀髮包好，換上一套黑色洋縐對襟挖雲勾邊兒，周身密扣的緊身短襖，綁腿大襠連襪帶軟底鞋的褲子，背上繫着斜十字黑絲繩兒打就的英雄絆，紮縛利落，又裝上兩筒袖箭，籠在兩袖之內，拔出青霜劍來，插在背後，把劍囊放下不帶，免得累贅，結束既畢，向筠姑說道，我到外面去，等候賊人到來，你自己安心睡你的，我去也。輕輕將船窗推

開，低頭側身鑽將出去，回手把窗門掩好。這時天氣約摸快到二更了，船上人都已入睡。佩玉立身在船舷之上，舉目往四下裏一瞧，只見岸邊一溜兒停泊的那些大小船隻，船桅上燈光隱現，點點星星的遠近錯落着，岸上都是黑漆似的，一無所覩，人聲都寂，抬頭望天，那下半弦一彎殘月，正斜照在天空，並無雲翳，繁星銀河，餘暉交映，兩岸蘆荻，微風吹過，瑟瑟作響，波紋如縵，水流無聲，佩玉山居已久，水鄉夜色，尙是初見，頗覺幽靜淒清，一個人悄立在船邊，玩賞了好半天，才慢慢的踱到了船頭，思量道，須要尋覓一個藏身的處所，不爲賊人所見才好，看了看，只有那桅上最是隱秘，居高臨下，可以瞭望賊人，再好不過，便即施展那壁虎遊牆軟功夫，運氣輕身，手足並用，比猿猴上樹還要來得矯捷，降到了船桅頂尖，兩腿交盤跨坐在帆篷上面的橫木之上，凝神調息，注意下面四處的動靜，守候了有半天，約摸三更已過，忽然望見岸邊上有兩個人影出現，站在那裏，指手劃腳的，好似在商議甚麼事，又過了片時，一個人影，離開了原地，驀然一聳，便向這船頭跳了過來，身法雖然很快，落足之時却微微起了震動聲音，船身也隨着蕩漾了。佩玉暗喜道，原來這賊人輕身的功夫，還未練得十分到家，必然容易打發，星月微光照射在那人身上，神情畢現，佩玉在高處，他在底下，彼此相去，不過幾丈遠近，越發看得清晰非常，只見那人禿頭偉幹，身着黑色短衲，黑色中衣，禪

管緊縛，襖子却是灰色的，罩在禪管之上，直齊膝際，足登軟底洒鞋，手執鐵杖，肩頭上插着一口鬼頭鋼刀，明晃晃的有小半截露在肩外，原來正是薄暮之前，跌坐在柳樹底下，敲木魚兒的那個僧人，這時看來，那副醜惡嘴臉，比先時還顯得兇頑强悍，只見他身形立定之後，站在船頭，且不舉步，向岸邊站立的那個人影，打了一個手勢，怪眼圓睜，四處環顧，躊躇了一下，突的一聳身，便跳到了船艙門前，艙門早經緊閉，這艙裏正是董翁夫婦所居，那惡僧爬在門外，彎着身子，用一隻眼睛往門縫裏窺覷了半天，又歪頭側耳聽了聽，察知裏面並無動靜，露着白牙笑了笑，滿面得意之容，驀的一回手，便將肩頭上那柄鬼頭刀，抽了下來，右手拿着刀，左手握着鐵杖，將刀尖插入門縫，才待搗攔，佩玉一看是時候了，更不待慢，兩腿一蹙，身形向下一沉，使了個飛鷹抓兔的招式，直由桅頂落了下來，身法之快，直是迅如隕星，輕似落葉，距地還有丈餘之際，已將青霜劍，拔在手中，腳剛到船上，輕的向前一躍，正跳在那僧人身後，使了個鳳凰單展翅的身法，右手寶劍，向前一撇，逕直照着那僧人後頸窩之間削去，那僧人本領武藝，却也不凡，猛聽得身後有金刀劈風之聲，便知有人暗算，倏的把頭一低，身形往斜刺裏一閃，便躲閃開來，那把鬼頭刀竟插在門縫之中，來不及抽出，佩玉的寶劍，又使了個仙猿獻果的招式，往上一掠，又向僧人脖項之間削去，說時遲，那時快，僧人早已

掉轉了身軀，一看敵人，是一個身着黑衣玄裳，手使寶劍的美貌女子，情知遇見了勁敵，急將鐵禪杖往上一攔，將佩玉寶劍盪了開來，他這禪杖，乃是百煉精鋼打造而成，粗逾鵝卵，長足一丈，重有八十二斤，最爲堅硬，絕非尋常的鐵器可比，寶劍磕在上面，只聽得鏗鏘的一聲響亮，火星濺爆，佩玉的青霜劍，原是昆吾寶鋼所鑄，斷金如泥，任何兵刃碰上，立即兩斷，如削隨藕，因爲鐵杖太粗，又是百煉精鋼所造，竟沒有削斷，只砍了三分多深的一條劍痕，佩玉當時那會曉得，看見鐵杖發出這大聲響火花，竟然沒斷，勢猛械沉，恐怕損傷了自己寶劍的鋒芒，不由大驚，顧不得再鬥，急忙往後躍退了數尺，低頭仔細諦視劍刃，依然如故，並未毀損分毫，才放了心，那僧人見此光景，知道敵人使的是寶劍，心裏愈驚，用手一摸鐵杖，摸出了那道傷口痕跡，暗慶僥倖沒被削斷，他是最好狡詭猾，見佩玉驚躍看劍的神情，心生一計，哈哈笑道，兀那女子看些甚麼？你家佛爺所使的，乃是神鐵鑄造的降魔寶杖，專能毀壞寶刀寶劍，剛才是我用力太輕，才沒把你那鈍劍打折罷了，不怕的，你敢和佛爺再鬥三個回合麼？說着一個箭步竄過，颯的一棍，便向佩玉當頂打到，佩玉見他鐵杖沒斷，聽他的言，便很相信，以爲他的鐵杖，真是寶鐵鑄成，暗道，我這青霜劍，一經使用，素來削鐵如泥，尋常多好的劍戟兵器，遇上無不折斷，他這鐵杖居然不懼，可知是件寶物，我的寶劍雖然沒被他損傷，但

是彼此均是寶鐵所造的兵器，他的重，我的輕，碰巧了難保不被他磕傷，這廝太傻，祇願自誇，明告訴了我，端的要留他的神，不能再和他硬磕硬碰了。佩玉打好了主意，那知正中是那僧人的道兒，許多的利害招式使出來，僧人用杖招架，故意的往劍鋒上磕碰，佩玉却只得收回，把實招化爲虛招，劍鋒永遠不敢和杖身接觸，這樣一來，便吃虧得多，被那僧人佔了便宜去，不是這樣那僧人的武藝，不如佩玉遠甚，寶劍略一用力，便可將鐵杖削斷，那僧人如失了鐵杖，那裏還能保得住性命。閑話少說，那僧人說完了詐語，趁着佩玉正在看劍，略一遲疑之際，倏的使了個泰山壓頂的招式，一杖直照佩玉當頂打下，佩玉既不敢用劍招架，只得雙足一點，往旁邊一閃躲過去，那僧人見落了空，驕的又是一個巨靈劈山的招式，復向佩玉肩背上打來，佩玉又一側身，讓了過去，那僧人將鐵杖往回一撤，接着又是一個狂風掃葉的招式，向佩玉腿上打到，佩玉身形向上一聳，凌空躍起丈餘高，鐵杖便掃了個空，佩玉身法靈便，身形向下一落，使了個金龍探爪的招式，一劍向僧人心窩刺到，僧人把鐵杖向上橫着一磕，身子往斜刺裏一撤，佩玉寶劍不敢和鐵杖硬碰，只得收了回來，又使了個枯樹蟠根的招式，一劍向僧人腰間砍到，僧人又用鐵杖直着向外一掠，佩玉只得化實招爲虛招，又把寶劍收回，兩人一來一往，杖到劍去，劍去杖來，足足戰了有二三十個回合，那僧人見佩玉爲其所愚，永遠不敢用

劍接觸，寶劍多利害的招式，都因此化實成虛，不能制自己的死命，心中大喜，暗道，看這粗子的劍法武功，比我高強百倍，如非愛惜寶劍，我早不是他的對手了，有他在此，行刺決然無望，不如窺個破綻，走他娘的吧，戰長了難免要吃他的虧。想罷抖擻精神，把那枝鐵杖，使得呼呼風響，就和雨點也似，專向佩玉要害處攻擊，佩玉既不敢用劍招架，只得左右跳躍，上下鼠聳，閃展騰挪，來回往復的躲避，多少出奇制勝的利害招式，受了這牽掣，不能施展開來，枉負了驚人劍法，一身絕藝，竟無用處，不但不能制敵人的死命，而且吃力非常，一面鬪着一面尋思道，照這樣戰下去，永遠也不能傷這禿驢毫髮，戰到幾時，才是了局。想着不由的焦急起來。轉念又一想道，我這不是呆了麼？我袖子裏筒着兩筒滿滿的梅花箭，我何不窺個空隙，賞他一箭，不就打發了麼！主意打定，不意那僧人鐵杖越發來得迅疾無比，只顧躲閃，竟覓不出些微的工夫，施放袖箭，空自着急，也沒辦法，那僧人看佩玉被自己鐵杖逼得沒有還劍進招之暇，覷了個破綻，猛的使了個連環奪命招式，一杖當頭打去，佩玉往旁邊一閃躲開，緊接着又是一杖，直向心窩搗來，佩玉只得又向後面一躍避開，僧人大喜，就趁着這一點兒空隙利便，托地雙足一蹶，躡身高聳起有幾丈遠近，捷逾狸貓，便由船頭跳上了岸去，佩玉倉猝那裏提防到他有這一着，化實招爲虛招，竟是脫逃，欲待追趕，已來不及，急忙把手一抬，



連按袖箭的樞紐，三枝連珠梅花袖箭，齊由袖中飛出，向岸上黑影打去，隱約聽得遠遠的啊呀了一聲，知道自己袖箭可及百步之外，饒他跑得迅速，至少也得挨中一箭，說時遲，那時快，再望黑影已然不見，荻聲簌簌，殘月在天，遠村鷄聲，隨風吹到，約莫距離天亮，已無多時，四顧悄寂，景物蒼茫，打了多半夜，竟沒能擒住賊人，彷彿似一場噩夢，一絲痕跡不留，佩玉站在船頭，愣了半天，那深夜的秋風陣陣吹在身上，衣服甚薄，覺有寒意，纔慢慢的踱向船艙，推開了窗戶門扇，跳了進去，筠姑此時還兀坐在榻邊沒有睡臥，正在出神，一心惦念着佩玉，去了這半夜沒回來，不知與賊人交手勝負如何，看他視敵如同無物的心情語氣，或許是確有制勝的把握，該不致於遭受傷害，一面想着，一面側耳屏息，諦聽外面並無動靜，心裏急悶，測不透吉凶，佩玉猛的推窗鑽進去，把他吓得一驚，看是佩玉，方才神定，連忙問道，姊姊回來了，我先只聽得外面有個粗喉喘的哈哈冷笑了幾聲，說了幾句話，也沒聽出說的是些甚麼，再聽下去，便不再有聲音了，我非常的替姊姊担心，又不敢出去看，現在賊人怎麼樣了？佩玉低聲把一切情形說了一遍，筠姑驚道，那和尚逃走，不會再來報仇生事麼？佩玉道，要是再來，也得找幫手，今天晚上是決不會的了，看他行徑，決不是爲了偷盜搶劫而來，我看着那岸邊，先還有個人站着呢，後來再望便不見了，這必是老伯仇家，唆使前來行刺的，岸邊

的那個人，便是眼線，他們既然沒得手，回去怎生交代，必不能善自罷休，從此無事，一定還要另想別法，再來滋事，這裏距離江蘇高郵，還遠得很，路程三停才走了一停，沿途險難正多，端的不可不小心防備哩。筠姑聞言大驚道，這道這便怎麼好？姊姊既然知道，總要想法子保護我爹爹的性命，一生一世，也忘不了姊姊的恩德。說着兩眼含淚，向佩玉跪了下去，叩頭不已。佩玉急忙一把將他拉起，說道，賢妹何必這樣多禮，我既在此，如何可以袖手不管，誓當盡力保護老世伯的安全，俗語說得好，同舟共濟，就在旁人，我都不能漠視，何況彼此還是世交至好呢！賢妹勿勞囑咐，請放寬心就是了。兩人說話之間，天已大亮，董翁董媪和拴兒在外艙住，少時都已起來，拴兒推開艙門，欲待呼喚僕人打洗臉水進來伺候，門扇一開，只聽得嚕啞一聲響亮，一件東西從門上掉了下來，落在艙外船板之上，拴兒喊道，爺爺快看，這是一件甚麼東西呀？說着彎腰把那東西檢了起來，拏在手中，董翁董媪聞聲探視，只見拴兒手上提着一件明晃晃，三尺來長的鬼頭鋼刀，董翁夫婦驚駭道，這東西從那裏來的？裏艙筠姑和佩玉聽見外面嚷鬧，走出來觀看，董翁一見佩玉，指着那柄刀，說道，小姐你看門上會掉下這柄刀來，不是怪事麼？佩玉想起夜間那賊和尙拏着這柄刀，正在撥門，被自己一劍砍去，刀在門縫裏，沒容他拔去，便和自己動起手來，後來把賊和尙趕走，也就忘了，刀一直插在門

縫裏，所以一開門，便掉了下來，夜間的事，初意原想不叫董翁夫婦知道，既然發現了刀，再不能隱瞞不說，便將夜裏賊和尚前來行刺，自己和他動手被他逃走的情形，一一敘述了一遍，董翁夫婦聞聽，吓得呆了，半天半天，方才神智恢復，不由感激流涕的說道，如果不是小姐在此救護，老朽一家人，此時早被賊人刺死，作了無頭之鬼，真是再造之恩，請受老夫婦一拜。說着嘆通一聲，齊向佩玉跪了下去，筠姑拴兒也跟着跪下，叩頭不止。佩玉大驚，來不及攔阻，慌忙跪下頂禮相還，口中說道，老伯伯母，行此大禮，這不是折受姪女麼？董翁董媪恭恭敬敬的磕了九個頭，方才站起，筠姑拴兒把佩玉攙扶起來，佩玉好生的過意不去，連聲說道，這是姪女應盡力的事情，所可愧的是姪女本領不高，沒能把賊和尚殺死，除了禍根，致令免脫，給老伯伯留下了禍害，不久恐怕還要再來生事，端的要嚴加留心防範呢！我看這分明是老伯的仇家派遣來的，沒見昨天傍晚，岸上還有一個差官模樣的人，那便是賊和尚的同黨，來作眼線的，夜間來時，還同着有一個人，雖然黑夜看不清他面貌，想來必就是那個眼線無疑。董翁道，那人昨天我也看見了，認得他是奸相鼇拜的家奴，這不用說，定是鼇拜派遣了來，給那個賊和尚作眼線，指引他來刺我的，那奸相正是李林甫嚴嵩一流人物，皇上聖聰爲他蒙蔽，看不出他的奸惡來，朝綱國政，敗壞於他一人之手，還不說，將來羽翼已成，謀篡造反，都說

不定的！可嘆滿朝中文武大臣那般的多，竟沒一個敢揭發其奸的，御史言官，更都是些權門的鷹犬，爲自己功名富貴計，巴結奉承他還來不及，那裏還敢得罪他？老朽實在看不過去了，纔獨自的參奏他幾本，因此和他結下了仇怨，誰知辭官告老，他還是仇恨不消，放不過我去，竟出此狠毒手段，買出人來行刺，非致死於我不可，小人心術，真是陰險殘忍之極！說着搖頭連聲嗟嘆不已。佩玉笑道，老伯這時也明白了，昨天我一見，便猜出是這等情形，那賊和尙受了我的挫折而去，決不會甘心作罷，而且也無法回北京交代，必然要約集黨徒，再打主意，此去離老伯的貴鄉江蘇高郵，還有大半的路程，依我看來，前途的險難，正多着哩。董翁夫婦大驚道，似此如之奈何！老朽這一家的性命，只有懇求小姐始終成全救護纔好。筠姑參言道，姊姊對於我們一家，真是恩重如山，再生再造，還有甚麼說的。不過那個賊和尙，這回行刺，因爲他只一個人沒有幫手，纔吃姊姊把他打敗趕走，此去他懲於前者之失，必然會招朋引朋類，以多爲勝，在前途等候着我們船到下手，無論他明來暗來，姊姊本領武藝，雖極高強，總只是一個人沒有幫手的，他們是人多勢衆的，萬一抵禦不住，那便如何是好？這事却深爲可慮呢！董翁董媪聽了女兒之言，越發愁眉不展，默然半晌，董翁說道，筠兒的話，實有道理，如果真是那樣，我們得罪了好賊死無足惜，小姐本是局外之人，爲老朽的事，倘有不測，老朽

之罪，豈非萬死難贖！我看小姐不如另換乘別的船隻，免受牽累。佩玉不待董翁詞畢，哈哈大笑說道，老世伯說的這是甚麼話，我們身爲劍客的，學成本領能爲，爲的是周遊天下，身歷民間，到處救難扶危，任俠尚義，與自己曾無一面之交，萍水相逢，陌路相遇的人，如遇危急冤苦，我們都得不避艱辛，傾身赴難，援救他們，何況老伯是世交前輩，我袖手不管，還算是個人麼？莫說是劍客，便是常人，遭上此事，也沒有中途捨棄，獨善其身的道理，古人所謂，同舟共濟，難道這四個字還做不到麼？老伯儘管放心，任他有千軍萬馬，槍林劍樹，我也要和他闖一闖，拚一拚，要活大家活，要死大家死在一處，我想着那賊縱然利害，也不見得殺不過他，反正我是雲遊無事，又正同路，繞不了多少遠，我一直把老伯護送到高郵，再回金陵就是了。董翁夫婦和筠姑，見佩玉如此激昂義烈，不由感激得刻骨銘心，淪肌浹髓，只有流淚，說不出話來。

#### 四 停泊楓菱巧遇人傑

這時船已開行，順風張帆，穩速如箭，走了又有半個多月，曉行夜泊，太太平平一此事故也沒有，董翁夫婦漸覺放心，佩玉却處處留神，時時在意，白天船行之時，在艙裏睡臥，養息精神，寶劍暗器，永遠不離身邊，夜間停泊，却不敢安眠，以防意外，時

時走到船頭瞭望動靜，董翁一家見佩玉如此，深覺過意不去，這一天，船早過了山東的地界，入了洪澤湖，距離高郵不遠，眼看再有兩天水程，便可到家，傍晚之時，船停泊在湖邊，地名喚做楓菱渡的，是一個漁村所在，那裏停泊的船隻，也很多，有一個小滿江紅的船隻，正靠着這隻船下旋，佩玉站在船頭，一望見那隻船，窗門正開，船裏坐着一個二十歲上下的少年，和佩玉相距，不過二三丈遠近，臉正對着窗外，儀容生得面如冠玉，廣額方頤，劍眉明目，高鼻海口，神采俊逸，豐稟雍容，手如玉筍，正執着一卷書，凝神注目，低吟不已，大約是詩文之類的名家集子，這少年的船，靠湖那一邊，遠遠的一隻漕船撐來，漕船上的水手篙工，向來是兇橫慣了的，漕船順流而下，其勢極猛，眼看和少年的船，要撞在一處，漕船上篙工，便伸出篙兒來，向少年的船舷便刺，想把這船隻推了開去，不料舉篙太高，一下子沒刺着船舷，却把篙兒刺進了少年的船窗裏面，幾幾乎戳在少年的身上，同時只聽得轟隆一聲巨響，兩隻船碰個正着，少年的船，比那漕船既小且輕，那經得起這樣猛撞，立刻傾側，蕩漾了幾下，幸而是正靠在岸邊，如在湖心，便要撞翻了，竹篙突然的刺進船窗，少年猝不及避，揚起執卷的那隻手，伸出兩指輕輕的便將篙捏住了，那篙工往回裏一收，竟沒有收動，抬頭一瞧，只見篙頭在那少年的手裏，低頭執卷吟哦，和沒事人一般，篙工大聲嚷道，你放手呀！連喊了幾

聲，少年不理，篙工大怒，使出吃奶奶的勁兒來，拚命的扯，仍是一絲不動，和生了根一般，旁邊有五個水手見了，知是少年有意如此，全都大怒，走上去相助，六個人揪着一條篙如作拔河之戲，喊了一聲口號，一齊用力死命的拔拉，個個掙的臉紅項粗，那枝篙竟和鐵鑄的也似，休想移動分毫，那些篙工水手都是渾蠢之夫，到此還是不服輸，齊聲喊道，弟兄們全來，一齊上手哇。旁邊聞着的那羣水手們，約有十幾個之多，聽了都一齊擄袖摩拳，一擁而上，發了一聲喊，各人把全身的力氣，都使了出來，那知依然不濟，直同蜻蜓撼石柱一般，大家竟不覺悟，兀是拔拉個不已。這時漕船上那個篙工頭兒，名喚賴皮筋吳志的，從底艙內鑽了上來，一見大家之狀，高聲喊道，你們怎麼這般沒用，快快放手閃開，待我來。大家累得力盡筋疲，渾身是汗，正沒台階可下，聽了都一齊撒開手，閃過在一旁，靜看吳志的施爲，心裏都暗笑道，你別自負着我們的頭兒，更是個飯桶，內中有一個嘴損的，故意兒向大家笑嘻嘻的說道，咱們頭兒有的是力氣，勝如我們一百個，別瞧我們這麼多人不行，頭兒一上手，管就拉過來，不信大家看看。大家聞言，全都匿笑，各自瞪着一雙大眼，靜等着瞧吳志的笑話，吳志聽了這人譏諷之詞，並不惱怒，哈哈笑道，那是自然，沒有一點兒勁，怎麼能做你們的頭兒？弟兄們瞧着我的，如拉不過這枝篙兒來，便算是我栽了。說着便把那顆禿得連一根毛髮俱無，蒼

繩飛上去，都得滑了下來的大腦袋一晃，袖子一抖，破鞋一提，便奔到了船頭之上，伸手托着這枝篙兒。那些水手們，見他這等口出大言，都存心要看他笑話，各把眼睛睜得大大的，目不轉瞬瞧着他，只見他輕輕的把篙托在手中，哈着腰，露着牙，一副又麻又黑，滿被密圈兒排滿的臉兒上，帶着極其恭敬和氣的樣子，向那船上少年說道，在下便是這隻漕船上的頭兒，剛才有事，沒在這裏，他們這些工人，是狗咬呂洞賓，不識真人，無知胡鬧，冒犯了大爺，惹大爺生氣，在下特來和大爺陪一個禮兒，請大爺高高手，看着在下的薄面，不要和他們一般見識了。說着便一連氣的打了幾個恭兒，少年聞言，抬眼看了看吳志，微微一笑，便放開了手，吳志將篙兒收回，回頭對着水手大家一拍胸脯，伸出一個大拇指，指着自己的鼻子，得意揚揚的說道，你們看見了沒有？就咱這一手活兒，你們能行麼？總算沒栽給你們吧！這些水手誰也沒想到吳志有這麼一來，全都哈哈大笑。吳志道，笑甚麼，能直能彎，才是男子漢大丈夫，你們這些人，就光會逞強招禍，照這樣在江湖上還吃得開行得動麼？我露這一手給你們看看，如能學得會，管保一輩子栽不了跟斗，受用不盡，這才是萬金難買的教訓呢！說着搖頭晃腦，滿臉自得之色。那船上少年見了他這副神容，忍不住笑了，佩玉在船頭也不由得噗哧笑出聲來，那少年抬頭望了佩玉一眼，兩隻眸子灼然如電，佩玉暗自驚異道，此人不問可知，定是一



位出色的英雄，不用說別的，只看他外貌生得這等文弱儒雅，那能有此神力，持篙之時，神閑氣靜，行若無事，如非內外功候到了絕頂的，那能有這般造詣呢？不知他姓甚名誰，武功得自那一家傳授，我週遊南北各省，走了這麼多的地方，還沒遇到像他這樣才貌雙全的人物，今天既然在此碰上，倒不能失之交臂呢。但是我一個女子，如要和他通話交談，豈不惹他輕賤，看他這等年青，一定還沒有婚娶。想到此處，不由心頭鹿鹿，面紅耳赤起來，轉念又一想，道：也不知他家世如何，別看他人品風流，外貌儒雅，聽說江湖上綠林裏，甚麼樣的漂亮人物全有，這裏便是洪澤湖，那湖裏蟠龍寨逆鱗龍彭壽祺手下的淮南三十二家水寇，聽說個個武藝精強，本領出衆，時常出來，到外面扮作醫卜星相，士子書生，各色各類的人物，在四處遊行，踩盤子找買賣，好遮掩人的耳目，這人是不是那幫水寇喬裝的，正未可知呢？如是那等人，我又如何能嫁與強盜作妻子呢？

佩玉祇管胡思亂想，天已漸漸沉暮，尙兀立在船頭，瞭望那隻小船上的動靜。只見有一個十三四歲的小奚奴，點上一隻粗如兒臂的大臘燭，放在少年面前桌子上，又有一個歲數相同的小奚奴，托着一隻托盤，自尾艙走進少年艙中，先那個小奚奴見了，便過去幫助他，由托盤中一樣樣的搬出了四碟四碗餚饌來，放在少年桌子上，又擺好了那碗箸羹勺，盛好了飯，兩人垂手侍立，站在一旁伺候着，那少年放下書本，端碗舉箸，吃起飯

來，佩玉只顧呆呆的站在那裏望着出神，猛然覺着有人拍了自己肩膀一下，佩玉不由得吃了一驚，回頭一看，乃是筠姑，含笑站在自己身後，也不知道他是甚麼時候來的，筠姑笑道，姊姊一個人儘是站在這裏做甚麼？飯早開在桌子上，都已涼了，我母親叫我請姊姊吃飯，我在艙裏喊了兩三聲，姊姊也沒聽見，我出來一看，姊姊還站在這裏呢，又喊了一聲，還是沒聽見，我才拍了姊姊一下，不知姊姊爲何這等出神？難道又看見岸上，有了甚麼可疑的事故？姊姊在推想琢磨。佩玉被他追問得無言可答，立刻滿臉飛紅，覺得自己的心事，不可告人，幸虧天已入夜，黑暗之中，筠姑看不清他的面色，便搭訕着同筠姑走進艙去，董翁夫婦和拴兒都坐在桌上等候他呢。僕人見他進來，盛上飯去，大家舉箸，吃飯已畢，又閒說了一陣，董翁忽然想起再有兩日，便到家了，高興說道，那惡僧被小姐打走之後，有了這些天啦，承小姐護送，一路上太太平平的，並無風吹草動，估量着必是賊人畏懼小姐厲害，不敢再來生事了，大家提心弔胆了多少天，現在離家只有兩天路程，總可以放心了，小姐的恩德，真是生死難忘！老朽此生怕沒有補報的日子，只有子子孫孫永遠感戴罷了。佩玉才待謙遜，筠姑接言道，你老人家先別老早的這樣高興快活呀，適纔我見姊姊站在船頭，四處瞭望，我放開了喉嚨，大聲喊嚷請姊姊吃飯，姊姊竟然沒有聽見，必是又看出了有甚麼情形，雖然沒對我們說知，沒看吃飯的時

候，姊姊還是不言不語，只一個勁兒低着頭在想心事麼？董翁聽了筠姑這幾句話，不由大驚，把方才一片高興的心思，消釋得乾乾淨淨，連聲問佩玉道，怎麼小姐又看見了甚麼？說罷，直瞪着兩隻眼睛望着佩玉，聽他答復，董媼和筠姑拴兒，也都眼巴巴的聽他答話，大家這一來，窘得佩玉張口結舌，急切間想不出回答的話來，大家瞅見佩玉爲難的光景，更誤會了意思，認爲佩玉定是瞧見了甚麼形跡，却恐怕大家害怕，不肯照實說出來，董翁更加着急，又一迭連聲催問了幾遍，佩玉無法，只得吞吞吐吐的說道，委實沒看見甚麼情形，不過這裏正是洪澤湖水面，聽說湖裏有個蟠龍寨，爲淮南有名的水寇窩巢，那裏面利害的賊人很多，我適才站在船頭，便是想起了此事，在那裏發愕，倘若遇見了那班水寇，他們人多勢衆，却很難對付呢！所幸的是我們船上，帶的金銀財物不多，船底吃水並不甚深，他們吃慣了大油水的，也或許沒看他們的眼睛裏頭，不值得他們一劫。佩玉這一番話，本是用來遮飾敷衍的，董翁却入耳驚心，連聲問道，這却怎麼辦？佩玉笑道，老伯先不用着急，我不過這樣猜想的話，不見得真有這事，果真如此，姪女便和他們拚拚看，還不定誰行誰不行？董翁聽了，暗想道，我和呂小姐不過同舟之誼，如果遇上了賊人，他一個孤身少女，爲保護我們，和賊人相抗，倘有好歹，我問自己良心，也說不過去，不如勸他上岸，萬不能留他在此，捨命敵賊，和我們同歸於盡。

。想罷，便毅然說道，那如何使得？小姐武藝本領，縱有天大，常言道，單拳難敵衆手，獨自一人，要和羣賊相鬥，明是卵石不敵，萬無倖勝之理，白白的送却了性命，於事何益？而且爲救老朽一家，牽連小姐受禍，老朽之罪，萬死莫贖，無論怎麼樣，也不能讓小姐這麼做。此處距離棲霞山，已是不遠，小姐就請上岸，趕緊地逕直回山去吧，果真水寇來劫時，老朽船上好在也沒有多少財物，由他們劫去好了，財去人安樂，賊人得了財，不見得還要傷害老朽們的性命，倘有不幸，全家被他殺害，也是命運早就注定了的，應該死在賊手。小姐在此，徒然同歸於盡。佩玉不待董翁詞畢，接言道，老伯不用說了，姪女自有道理的。董翁再三陳說，意志堅決，非請佩玉上岸不可，佩玉那裏肯聽，彼此爭執個不休。佩玉着急道，老伯所怕的，不就是姪女和賊人動手，衆寡不敵，受賊人的害麼？請老伯不必過慮吧，姪女也不是個呆子傻子，果真賊人來了，姪女自會看事行事，估計他們人多勢衆，抵敵不過時，便不出面和他們動手相鬥，老伯這還不放心麼，古人所謂風雨飄搖，同舟共濟，如若叫姪女全身遠難，中途上岸自去，聽憑老伯伯母兩位老人家，和筠妹拴姪兩個幼年弱小的孩子，在船上碰運氣，賊來坐受宰割，且莫說姪女還是個劍客，自命俠義的人，不能這樣做，卽便是尋常的人，也斷乎沒有這樣辦之理，姪女實實不能遵從老伯之命，還請老伯原諒！本來是否遇見賊人，尙未可知，多

半是揣想之詞，要依老伯的話，姪女上岸一走，這等怯懦無恥的行爲，傳到天下俠士耳朶裏去，姪女以後還怎能活在世上做人，不但爲同道所不齒，更沒有臉回棲霞山去見家姑，老伯不可強我所難。董翁聽了佩玉這一番話，知道語出至誠，無法再勸，便說道，既是如此，老朽也不便再絮叨，多言取厭了，不過倘有賊人來時，小姐萬萬不可輕身涉險。佩玉怕他再多說，急忙連聲應道，曉得，曉得，老伯請放寬心吧。說話之間不覺天已入夜，已經將近初更了，拴兒爬在桌邊已然睡着，佩玉最不耐煩多說話的，便向筠姑說道，咱們睡去吧，好叫老伯伯母早點歇着，兩人便向二老道了安置，進入裏艙，將格扇艙門關好，筠姑低聲問道，姊姊你看今晚，難道真個會有賊人來此行劫麼？佩玉道，那誰能知道，防備着點兒，總比較好些。筠姑道，姊姊莫非要和那天晚上一樣，通夜不睡，去到外面守候動靜麼？佩玉點頭道，妹妹你自管放心睡你的吧，不用管我好了。筠姑和佩玉相處多日，曉得他的脾氣，便不再多言，自去躺在榻上安睡，佩玉結束紮縛俐落，裝上梅花袖箭筒子，抽出青霜寶劍，插在背上，看了看床上的筠姑已經睡着了，便將燈光吹滅，輕輕推開了窗戶，翻身跨了出去，回手帶好窗門，由船舷走到船頭梢立，四處一望，萬籟俱寂，惟有左近一帶停泊的那些船隻，在船頭船尾睡覺的那些水夫篙工們，打鼾嚙語之聲，陣陣傳入耳鼓，再看各隻船上，除了桅燈以外，船裏燈光全熄，黑

黝黝的一片，只有薄暮之前，所見那少年書生的小滿江紅船窗中尚有燈光透露，隱約還聽得吟哦之聲，知道那少年書生，尚在夜讀，還沒安歇，佩玉不由想起白日裏那少年和漕船上水手們奪篋的光景來，當時我還疑心他是洪澤湖裏蟠龍寨的水寇，喬裝作書生樣子，出來踩盤子找買賣的，這時看來決不是了，倘要是那類寇盜歹人，白晝之間，手執書卷，裝做樣子給人看，遮掩形跡，在黑夜裏，決不會再裝假勤讀不睡了，這分明是勤學不倦的風雅文士，而且內外武藝，又那樣了得，真可謂之文武兼全了，我志在物色能爲本領，比我高強的夫婿，相貌文學都在所不計，因爲人材，本來難得兼全，現在居然遇到他這樣品貌，文學武功，無一不備的一個，真真可稱少有，豈可失之交臂，我先設法把他的姓氏里居，家世底裏探查出來，如果合宜，再回去告訴姑姑，請他作主，與我相攸，倘若成功，能如我的心願，也不枉我出山一回，水陸奔波跋涉，好幾千里，吃的那許多風霜勞碌之苦，總算值得了。佩玉站在船頭，只顧沉思默想，不覺二更過去，瞭望天末，那一彎弓形眉樣的半丸殘月，已經偏斜，陣陣冷風，吹得湖隄上的垂楊乾枝賸葉，蕪落落的作響不住，身上衣裳爲了便利，僅穿着一套薄綢子夾襖夾褲，外面沒有罩着長衣，這時正是九月底的天氣，夜晚最涼，這等單薄的衣服，被冷風打透，不由寒噤。慕的轉念想道，我儘是站在這裏，受凍作甚麼？天已半夜了，看這光景，那裏會有賊人

前來，不如回艙裏去歇息歇息，真要聽得有甚麼動靜，再出來也不遲。想罷，便轉身走回船艙，推開窗門，鑽身入內，聽得筠姑，鼻息甚甜，知道已經睡熟，怕驚醒了他，輕輕的上榻，躺在外邊，假寐養神，合眼靜心，伺聽外面的動靜，寶劍放在手邊，鞋都沒脫下，預備着隨時都可以出去，待了有一盞茶時，彷彿聽得有船來水響的聲音，側耳諦聽，漸漸清晰，越來越近，並且聲響甚爲雜亂，打槳搖櫓，水流沖激響成了一片，聽出來的決不止一兩隻船，不由的納罕，想道，天已這般時候，決不會有船隻開行的，莫非是真個有水寇行劫麼？不管他，且出去看來，再作主意。想罷，便由榻上翻身躍起，推開船窗，跳了出去，站在船舷一望，淡月光下，只見湖面東南方，相距不過半里遠近之處，水沫噴湧，定睛諦視，看出是兩隻瓜皮快艇，首尾相啣，鼓棹如飛，順流而下，轉眼之間，就快來到眼前，艇子上都裝滿了人，當先的那一隻，上面爲頭站着的是個魁梧凶悍的和尚，舉手遙指着佩玉這隻船，回頭向後面那隻艇子喊道，那隻船就是，快靠邊兒呀，那艇子上人聞言，一齊把艇首掉轉，向佩玉這隻船划來，佩玉此時早已看清那和尚的面目，正是上次在鮎魚口行刺被自己趕跑的那個兇僧，又看見兩隻艇子上的賊人，算在一處至少也有二十來個，不由心驚，估量賊人人多勢衆，難爲力敵，急中生智，想起了一個絕妙的主意，看賊船距離還有二十來丈遠，暗忖自己立在船舷，穿的又是黑色

衣服，賊人決不會看見自己，正可潛身藏形在船桅上面，居高臨下，用梅花袖箭在暗地裏飛射這羣賊寇。想罷，也不遲疑，腳一點，施展那健鶻冲天的輕身功夫，平地凌空，躍高數丈，便飛上了船桅的尖頂，跨坐在帆篷的橫木之上，低頭下視，只見兩隻賊艇已划到了船邊，一齊伸撈鈎，把這隻船舵鈎住，艇頭緊緊貼附船舷，那兇僧領頭，當先跳上這隻船頭，呼嘯了一聲，兩個賊艇上的賊人，跟隨在後，一窩蜂也似，跳了上來，月光半明，照見賊人的面目，個個都是獍獠醜惡，兇悍無倫，全是短衣短袴，頭包軟巾，手提兵刃，佩玉不敢怠慢，兩隻手向下一甩，略按箭筒的機簧，兩筒梅花袖箭，便即連珠發出，向下面羣賊飛射，只聽得怪叫連聲，立刻有三四個賊人，各自笑納了一箭，因為佩玉志在擾亂羣賊，使其驚心喪胆，願不得瞄准，先取那一個賊人的要害，所以中的都是肩背之處，全係輕傷，沒有致命的，那羣賊人，正在耀武揚威，踴躍爭先，跟隨在那兇僧身後，才待去砍開了艙門，入內殺掠，陡然不意，受了暗箭，也不知道是從何處射來的，立刻聞亂墮亂進，受傷的慘叫連聲，沒受傷的，也相顧錯愕，亂喊風緊，攪作了一堆，在船頭張皇狼顧，不知所措，內中有一個姓嚴名玉成，綽號叫做海夜叉的，在這羣賊人之中，武藝最爲了得，在洪澤湖蟠龍寨淮南三十二家水寇之內，是一等一的人物，這羣賊人，都是他的手下，他和另外二個賊頭，奉了蟠龍寨總盜魁逆鱗龍彭壽祺之



命，跟隨那兇僧來的，不但本領能爲利害高強，而且機警非凡，耳目聰敏，一看衆賊受了袖箭之傷，知道是有了勁敵，藏身在暗處放的，便卽留神觀察，緊跟着佩玉又是幾箭，又射傷了兩個賊人，這一來被他看出箭是從上面來的，略一思索，便悟出敵人是在桅杆頂上藏身射下來的，不由大驚，暗想道，我們在底下，正成了袖箭筒，連個遮蔽隱身的地方，都不可得，豈不轉眼全是死數，縱然要想退避逃命，奔回艇子上去，也來不及了，這便如何是好？嚴玉成在淮南水寇之中，最爲狠毒機智，想了想只有飛上桅杆去，一刀把敵人砍下來，趁他正在注意凝神，在下面暗箭傷人之際，決料不到我有這一着，准可得手。想罷更不遲疑，雙足一點，便向船頭飛聳，直上了桅杆。佩玉此時坐在桅篷橫木之上，低頭下看，用袖箭向賊羣飛射不已，看着賊人受傷喊叫，東竄西躲，狼奔豕突之狀，十分得意，心想看這樣子，我這袖內兩筒二十四枝梅花針，雖不能枝枝都命中他們要害，至少也得打發他們一半，俟賸下的，我再下去用寶劍收拾，也就容易乾淨了。一面想着，一面注視，揀那賊多處發箭。忽然瞥見賊羣中一賊聳身高躍數丈，自衆賊頭頂上越過，直向自己桅杆飛來，佩玉何等精靈，便知必是被他發覺了自己的存身所在，前來廝拚的。說時遲那時快，只不過剎那之間，彈指之頃，佩玉那容他進前施展，急忙把交盤在桅杆上的兩腿一鬆，身形往下倏的一沉，逕往船頂上跳落，同時雙手一揮，

三枝梅花連珠飛箭，先後飛出，向賊人射來，那嚴玉成的本領武藝，原非弱者，眼睛練得十分敏疾，早已看清楚佩玉的動作，運用軟功身法，倏的一收勢子，將要飛達桅頂，尙差一丈多遠之際，在半空中身子一轉，滴溜溜來了個大盤旋，疾如隕星似的，也向船頂飛落，饒他這般迅速，那三枝梅花連珠箭，也祇躲過了兩枝，除下的一枝，沒能閃開，正射中在賊人的肩頭，雖然不是要害，却因爲相距太近，力猛箭急，四寸來長的袖箭，差不多全射進內裏去，只餘幾分長短露在外面，賊人覺得奇痛澈骨，知已中傷，來不及用手去拔，咬牙強忍住了疼痛，立足船頂，定睛諦視，看見佩玉相去不遠，賊人在江湖縱橫多年，幾曾吃過這般虧，不由又怒又恨，咬牙切齒，急忙聳身一躍，便到了佩玉面前，惡狠狠的掄起手中那對鋸齒鉤鏢刃，照佩玉當頭砍來，恨不得一下便把敵人砍作兩片，來勢迅猛無倫，佩玉落身船頂，雖和玉成一先一後，其實彼此相去，只不過轉瞬之間，佩玉驟見賊人收勢下落，以爲必中數箭，不死也要受重傷，正待拔出青霜寶劍躍上前去，斬取首級，不料賊人身法矯捷，還沒容得自己舉步，賊人已然躍起向前，掄刀砍到，來勢迅猛，佩玉來不及伸手向背後拔取寶劍，抵禦招架，沒可奈何，只得使了個鯉魚打挺的身法招式，仰身向後略退，避了開去，玉成雙刃砍了個空，越發大怒，身形追隨着佩玉向前一聳，使了個大鵬掠翅的招式，賊人的本領真非尋常，只見他右手

的鋸齒鈎鐮刀，向上一揮，照着佩玉頰下削來，左手鐮刀，平伸出去往裏一帶，又向佩玉的頸項鈎去，那時快到間不容髮，這兩刀都是同時使出，疾如飄風，迅似閃電，這是鋸齒鈎鐮刀法中煞手的招數，最爲狠惡利害，兩刀最難全行避開，一個閃躲不及，兩刀中有一刀砍上，不一刻身首異處。佩玉劍術既已成功，其他的武藝，更不用說，都已盡得乃姑飛英之妙，對於各家各門武術宗派中所傳獨門祕授的兵器，用法招數，全都受過指示，了然於心，無不通曉，一見賊人嚴玉成用的卽是鋸齒鈎鐮刀，便知道他是明代浙江派的武術宗師，單思南那一派中傳下來的，因爲這鋸齒鈎鐮刀，從前並無這一宗兵器，是單思南獨出心裁發明出來纔有的，不在通常十八般兵器之內，那單思南不但內外功，武藝極深，而且更精於水裏功夫，能夠在大河深水底下睜眼看物，蹲在水裏三天三夜不上岸來，餓了便生嚼魚蝦當飯，在他當時武術各派英雄之中，本領可稱並世無兩，他嫌鐮刀劍戟一類的兵刃，在水裏使用不便，又以尋常武術家水裏通用的兵器，如蛾眉刺鈎鐮槍等等，太不新奇，才出奇制勝，獨自創造鋸齒鈎鐮刀這宗兵器來，妙處是無論在水裏和陸地，都可適用，便利非凡，其用法招式，也和尋常的一般兵刃，迥不相同，都是他憑着畢生的經驗閱歷，參合摘取各宗兵器之長而創成的，用法共分七十二式，單思南仗着這宗兵器，自行開創了浙江一派，成了大名，爲海內著名的武術宗師，與同時的英

雄孫繼棧，王征南，慕容儀齊名，稱爲當代四大武師，門下收的弟子極多，這海夜又嚴玉成，便是單思南第三傳的弟子，玉成學成這門武藝，不但在洪澤湖蟠龍寨淮南三十二家水寇裏面出色稱雄，在南北綠林寇盜之中，也是數得着稱得起的露臉人物，玉成生平並未遇見敵手，受過挫折，眼睛裏本來沒有人，今天遇見佩玉，以爲他是一個女子，雖然利害，容易對付，自己就是受了他的箭傷，實由於沒加提防所致，使出這輕易用不着的煞手招數，必可制他死命，決難倖免，那曉得佩玉各門各派獨擅的兵器招式，無不通習，深悉底奧，當時佩玉見玉成一上手便使出絕招，如此狠毒，不由大怒，急忙使了個健闊凌雲的身法招式，雙足一點，憑空直起了數丈高下，讓開了他這兩刃，同時手一舉，早把背上插的那柄青霜寶劍拔出，脚未着地，寶劍一撇，便照着玉成頸項回敬過來，玉成見他這般身手，才知真是勁敵，自己未免太輕視了人，也只得往後一閃，避了開去，兩人一來一往，便在船頂上動起手來，玉成心靈眼快，早看出佩玉寶劍，矚目生光，如一團明鏡，而且劍風所及，寒氣襲人，更知道是斬釘截鐵的昆吾寶鋼所造，決非常物，不由驚心，暗想如用鈞鑣刃去招架，必被削折，於是不敢大意，專一的躡躍閃躲，謹避劍鋒，不敢迎擊磕碰，實招每每化爲虛招，饒他會多少煞手招式，也成無用，佩玉寶劍，本來專削毀敵人兵器見長制勝，這一下子，急切難分勝負，四五個回合之後，佩玉不

由着起急來，思忖道，這賊人這般利害機伶，我和他儘是戰下去，被他纏住了身子，那下面的禿廝率領羣賊砍開了艙門進內，我不能分身去援救，董翁一家四口，豈不全是死數，不如賣個破綻，撒下這賊，跳了下去抵敵那個禿廝和一千賊衆，保護董翁一家的性命要緊。佩玉雖然這般打算，那裏由得他自己，玉成一雙鋸齒鈎鐮刃，星流電掣，上下翻飛，攻擊不已，急切之間，竟無絲毫破綻可尋，佩玉直急得心慌面赤，汗流霑衣，一心惦記住下面董翁一家的安危，兀是纏住了身形，無法跳出圈外，佩玉一面和玉成交手，一面留神諦聽下面的動靜，只聽得羣賊慘呼叫喚的聲音，和撲通撲通重物落水的聲響，不絕於耳，其間雜着極清朗爽快的笑聲，心裏大爲奇怪，思量道，聽這光景，定有緣故，要是賊人打破艙門，殺人掠物，如何能有這類聲音，莫非是來了能人相助，在和賊人動手麼？這事真是奇怪！想着十分納罕，玉成也聽出聲音有異，覺着不妙，他那鋸齒鈎鐮刃法七十二式，也漸漸的使完，別無出奇制勝的招數，心裏又有些着慌，惦記着底下賊衆，手裏不由的顯出遲鈍來，佩玉的寶劍，却越來越有精神，他那九十六路，一百九十二式的武當派獨家祕傳的連環奪命劍法，還沒有使出一半來，玉成不由的暗自驚心，知道佩玉本領比自己高強十倍，時候再戰長了下去，絕無便宜，所中的箭傷，雖然在肩上，經過了這番惡鬥，強烈的運動，血流更多，疼痛漸難忍受，便打撤身逃走的主意。

，却苦於無空隙可乘，最大的苦處，便是寶劍砍來，自己不敢用鈎鐮刃去抵擋招架，惟有左右閃躲，往復躡躍，以避其鋒，稍微要懈怠疏忽一點，鈎鐮刃便得被削，性命立刻就要不保，因此更加勞累，只有拚死命的硬支持，把前世吃奶的力氣都使了出來，雖然他的能爲止此，氣力已衰，情急拚命，作困獸之鬥，常言道，一夫拚命，萬夫莫當，佩玉劍法縱然高強，急切之間，也奈何他不得，又一心惦記着下邊，只是騰不出身子來，枉自焦急，恨得咬牙切齒，也沒辦法，少時下面的呼號聲音，漸漸寂靜，笑聲更大，陣陣傳來，佩玉更爲驚疑，猜測不透是怎麼一回事，心裏憂悶，手裏寶劍，便不由得遲慢了一下，玉成早已打定窺便脫逃的主意，好容易得着這點空隙破綻，那裏還敢遲延，急忙使了個鶴子翻身的招式，驀的頓足高縱，身形向後一仰，滴溜溜起在半空之中，翻了個倒觔斗，便由船頂中間，翻落到船尾，撲通一聲巨響，水沫飛濺起有丈餘高下，已是跳落湖心，這賊人水性，本來高強，一個猛子，便躍出去有半里遠近，便即泅水逃往蟠龍寨而去。佩玉那裏提防到賊人會有這麼一着，欲待追趕，已是不及，跳到船尾，往下一瞧，看見湖面起了個洄漩波紋，作大圓圈形，四散蕩開，微微聽得水聲響了幾下，賊人早已無影無蹤，佩玉的本領雖高，就是不通水性，只有望湖興嘆，恨恨連聲，愕了一下，想起此賊雖然逃走，下面還有賊人，不知此時鬧到怎麼樣的光景？董翁一家，是

否有命？正未可知。連忙聳身下躍，跳落船頭，只見船板之上，東臥西倒，橫七豎八，全是死傷的屍身，血污狼藉，腳踏上去，滑噠有聲，腥穢之氣，觸鼻欲嘔，還有些個重傷沒死的，躺在血泊之中，在那兒顛撲翻滾，慘嚎哀叫，作蟲鳥之鳴，不像人聲，星月微光，照射之下，直是地獄，這般慘絕人寰的境况，佩玉從未見過，饒他是個殺人不眨眼的女魔君，也覺刺目驚心，再看艙門，依然緊閉沒開，不由心胸略定，曉得確是有了英雄，拔刀相助，賊衆並沒等砍破艙門，即被屠戮，董翁一家人在艙內，必是聽出外面呼喊廝殺的聲音，知道來了賊人，不敢開艙出來觀看。正待奔赴艙前叩門，進內慰問，只聽得刀劍兵器相觸之聲，還夾雜着適才所聞清幽的笑聲，音響甚厲，抬頭觀看，瞥見一番驚人的意外奇景。

## 五 路見不平拔刀相助

原來離自己這隻船不過十數丈遠近的湖中心裏，縱橫飄游着兩隻瓜皮快艇，有一隻艇子上，人影亂晃，刀光劍影，飄瞥閃爍，定睛注視，看出是幾個人在那裏死鬥不休，佩玉暗道，原來我祇顧注意觀察這一邊，竟沒有留意到那邊去，瞧這情景，分明是餘賊還沒有殺盡，在和來的那位英雄死戰未已，那英雄如此仗義，萍水陌路，拔刀相助，真

是難得，不用說定是一位出類拔萃的俠士劍客了，我被那個賊人死命糾纏在船頂上，騰不開身下去，要不虧了這位英雄來抵禦羣賊，董翁一家，焉有命在，他本領武功，縱然了得，廝殺了這麼半天之久，倘若勞累不支，受了賊人的傷害，我自問良心，怎生對得住他，快跳過去幫助要緊。想罷，站在船舷望了望那隻艇子，和這船相距，約莫有十幾丈之遙，佩玉奮不顧身，猛力一躍，凌空而起，斜飛了過去，正落在那艇子的尾部，身法之妙，真是輕如落燕，捷若俊鷗，立定身形，定睛諦視，只見那幾個人，只顧酣戰死鬥，並沒有人瞧見自己，不由大喜，仔細觀察，看見艇子舷邊，倒臥着幾個身首異處，腹破腸流的賊屍，艇子中心，一個身穿寶藍緞短衣褲的少年，手使一柄寶劍，上下飛舞，爍爍直放紫光，猶似雨後天末的閃電，正和兩個賊人交手廝殺，那兩個賊人，一個身着魚皮水衣靠，面貌猶惡，手使一對分水蛾眉鋼刺，一個是個和尚，光着禿葫蘆頭，身着短衲，手使一柄寬刃齊頭的戒刀，圍着那少年團團亂轉，死鬥不休，數個照面之後，佩玉纔看清楚那少年不是別人，正是晝間和漕船上篙夫水手們，執篙不放，戲弄作耍的那個少年書生，那和尚也非他人，正是上次夜間在鮎魚口上船來行刺，被自己趕走的那個兇僧，此事原在佩玉意料之中，並不怎麼以為奇怪。暗道，我就猜着多半是那少年拔劍相助，似這般任俠仗義，正是我輩一流人物，我且不上前動手相助，看他劍法究



竟如何？倘若他支持不住時，我再上去不晚。想罷，伏身在船槽凹裏伺察窺覷，看那少年一柄寶劍，使得影若旋風、尤如流電，神態更是從容暇豫之極，絕無些微忙迫之狀，那個穿魚皮衣靠的賊人，怒目咬牙，加以五官生得醜陋兇頑，面相猶厲，直如惡鬼，兩柄分水蛾眉鋼刺，上下翻飛，本領委實驚人，那兇僧一口戒刀，揮舞如電，兩般兵器，圍着那少年，刺、劈、封、砍、削、掠、抵、攔，真和雨點兒相似，少年毫不在意，哈哈大笑喊道，陸老二，你當真的要找死麼？念在你和我的師兄是手足的情分上，不肯下絕手殺你，不然，你有八條命也完了，你須要知道我粉面閻王的厲害，對於惡人強盜，生平沒有留過一個活的，對你真是破例饒恕，你再不知好歹，不把兵器擲下，等我把劍使出，你再想活命，就沒指望了。這個禿廝，已經露你的光，多活了一會兒，你再不知趣，那我只好連你一塊兒殺了。那賊人聽了，也不答言，掄動一雙蛾眉刺，就和瘋子一般，直向少年頭項胸腹等要害致命之處，亂砍亂刺，全無招數，滿口鋼牙，咬得吱吱的亂響，一雙怪眼，瞪得有鷄蛋那樣大，紅赤蘊血，冒出火來，那少年見他這樣的拚死命，又哈哈大笑道，好陸老二，你既是這樣，必是不打算活了，我便成全了你。說着劍法條的驟變，舞成一團光華，只聽得嗒哪連聲響亮，那賊人兩柄蛾眉刺和凶僧的刀頭，都被削落，只賸下一雙刺柄，半截刀身，還在二賊手裏，劍光影裏，少年一聲長嘯，

緊跟着又聽得慘號半聲，那兇僧執戒刀的右手，已被少年齊肩砍斷，鮮血四濺，奇痛徹心，立時撲翻在地，昏死過去，那賊人見了，吓得魂落魄魄，猛把雙足一聳，便向湖心跳起，那知少年比他還快，早已飛身起在身後，向他後腰眼裏輕輕的用二指點了一下，喊道，別走了，輪在這兒歇會兒吧。那賊人果真聽話，立刻咕咚一聲，撲倒在船邊，如同瘋癲了一般，圓睜着一雙大眼，不能轉動，那少年按劍四顧，又是一陣大笑。佩玉在船尾槽凹裏蟄伏，瞧見那少年的劍法如此神妙，不由佩服得到了極點，正待起身向前會見，詢問他的姓名里居，致謝相助殺賊之德，不料少年微一聳身，竟躍到了佩玉的面前，拱手笑道，姑娘請起，今晚受驚了。佩玉急忙站起，檢袵回禮，心裏詫異道，他怎麼曉得我藏在這裏？真是奇怪。少年又笑道，來的共是十八個賊人，除去跑了一個使鋸齒鉤鐮刀的賊人之外，十七個都有交代，還留得兩個活的在此，姑娘可要審問審問他們麼？佩玉聞言頗爲慚靦，覺着自己本領太也不濟，只抵禦了一個賊人，還被逃去，那少年以一敵衆，全數一個不脫，能爲武藝比較起來，相差甚遠，只得拜謝道，承尊駕仗義相助，殺了這許多賊人，救了我們全船性命，高誼大德，真是感激不盡，否則何堪設想！少年謙遜道，殺賊除兇，本是我輩會武藝的應盡責任，彼此又屬同道，更說不上甚麼恩德感激等話頭，小姐未免太過於客氣了。小姐尊姓，可是姓呂？佩玉聽了，更爲詫異，

思量道，他怎麼會曉得我是姓呂？太奇怪了。便答道，正是姓呂。但不知尊駕何以知道的？少年笑道，海內各派同道中的人，都知道當代武當派祖師，姓呂是位女英雄，又聽得說女英雄有位令姪女，劍法武功，深得女英雄之傳，此外並沒收有女弟子，適才小姐由那隻船跳過這邊來的身法，極其輕捷矯健，明是武當派的傳授，在下以此推測猜想出來，小姐必然就是呂女英雄的姪女，否則如何能有這樣好身手，不料居然猜中。佩玉大驚，暗想道，我跳過來伏身潛藏之時，他正在和那二賊交手，眼睛並沒往這邊注視，地方又這等昏黑，我以為決不會有人看見的，那知道身法路數，都被他看在眼裏，目力之精敏，真是天下無雙了。想着不由得佩服萬分，便問道，還沒領教尊駕尊姓大名，仙鄉何處？少年謙遜道，豈敢！豈敢！在下姓文名廷玉，表字國器，徐州府城人氏。佩玉聞言，又吃了一驚，在棲霞山早就聽得乃姑飛英談起過，粉面閻王文廷玉的名姓，是南華派大俠金面天王唐衡得意的大弟子，劍法內功，造詣極深，爲當時各宗各派武術門中有數的少年英雄，性情孤僻異衆，在江湖上載酒遊行，獨來獨往，徧遊名山大川，賞玩古跡勝景，遇上有惡霸賊官，巨寇悍匪，隨即殺却，專門好管人間不平之事，扶弱除強，救貧濟困，外面看着他，祇是美弱文秀的書生，狀貌行藏，絕不像是會武功的練家子，却有一樁短處，心狠手辣，嫉惡過嚴，只要遇見壞人就殺，從來沒有留過一個活口，無

論罪惡如何輕微，決不寬饒，容人改過自新，出世纔不過幾年，劍下不知殺了有多少的性命，因此得着一個粉面閻王的綽號，佩玉對文廷玉心儀已久，不料在此相見，大爲驚喜，暗道，原來他乃是粉面閻王文廷玉呀，無怪乎本領如此驚人。看他劍法，比我何止高強百倍，今晚若不虧他相助，我一個人如何抵禦得住那多的寇賊，還不定鬧出多大的亂子來呢？想着，說不出的欣幸感激來，連忙從新檢衽施禮道，文爺，俠風義舉，久已著稱江湖，今日何幸得獲識荆，賊人如此之多，倘非文爺仗義剪除，我獨身一人，如何能是賊衆的對手，那隻船上董姓一家人的性命，必遭屠害，這也是董翁事君盡忠，待人篤厚的報應，纔得遇見尊駕這般英雄來救。廷玉道，聽小姐這話頭，和那隻船上的人，似乎也是路遇，沒有甚麼瓜葛親誼，我先還以爲是小姐的至親密戚，小姐保護他上路呢，看那船上並沒載着有多少金銀珍寶，何值得羣賊一劫，想必另有原由，決不是爲了搶奪財物而來，小姐可曉得底細麼？佩玉便將董翁彈劾齏拜，和權奸結怨，辭官回籍，惡僧行刺，等等經過情形，敘述了一遍。廷玉恍然道，如此說來，這羣賊人，必是那權奸齏拜買動出來，劫殺董翁，報仇洩怨，無疑的了。現在還留得兩個活口在此，審問他便知詳情。佩玉道，我們和賊人廝殺了這麼大半夜，董翁一家子，在艙裏藏着，還不知道吓成甚麼樣兒了呢？我們且過去安慰安慰他們，告訴他賊已殺完，叫他們好放心，不

要害怕。廷玉道，好，這兩個賊人，我便帶過去，叫那畜老頭子，自己審問他去吧。說罷廷玉跳到兩賊面前，一看那兇僧倒臥在血泊之中，已然蘇醒過來，兀是顛撲翻滾，呼號不已，那一隻右臂，斷落在艇子舷邊上，手裏還是緊握着那把戒刀未釋，那個穿魚皮小衣水竈，被廷玉點了麻啞穴的賊人，也躺在艇邊，口張目動，滿臉汗沫，有黃豆大小，神情急苦萬分，就是不能出聲，不能動轉，見了廷玉，顯露出一派乞憐之色，嘴皮亂動。這時東方已現微明，遠村的鷄聲，喔喔啼個不住，殘月在天，繁星半隱，景色歷歷可觀，曉風獵獵，吹面生寒。佩玉衣服太薄，不由得起了寒噤，再看艇子邊上，那兩具死屍，瞪目撮爪，獠厲無倫，血汗凝成黑紫，斑駁狼籍，滿艇都是。廷玉過去一脚，先把艇邊那具死屍，踢落在湖裏，又把艇中心的那具死屍，倒提着兩足，也拋入了水中，只聽得撲通兩聲，都已沉底不見，彎身抓起那兩個活的，一隻胳膊夾着一個，這兩個賊人少說也有三百來斤，廷玉夾着竟輕如無物，站在艇子中間，向佩玉道，小姐請先跳過那隻船上去吧，我在這裏鎮壓住，分量還重一點兒，比較少穩，不是這樣，空艇子在湖心飄浮着，小姐用力一跳，便會動蕩，蕩漾開來，弄不巧就要閃落到水裏去，十分危險。佩玉聞言，看了看艇子離那隻船，比先前自己跳過來之時，又被風沖動了有好幾丈遠近，估量着自己雖然也跳得過去，非得作勢用猛力高躍不可，廷玉所慮甚為有理，

然而他不肯示弱，答道，不要緊。廷玉見佩玉神色躊躇，恐怕他氣盛逞強出險，又說道，要不然，我就用槳把艇子划了過去吧。佩玉好強，明知他的好意，那肯答應，急忙提氣聚力，施展那內功輕身飛躍之術，兩腿驀的向下一屈，身形一聳，憑空斜飛十六七丈遠，便跳在對面蘆翁的船上，他這一跳，同時廷玉運用內功，氣往下一沉，施展那千斤大力重身之法，這隻艇子，竟如泰山也似，在水面上生了根，雖受了佩玉猛力一躍，居然紋絲不動，佩玉得以平安飛躍了過去。廷玉夾着兩個賊人一點雙足，飛了過來，迅如飄風，輕似落葉，佩玉身形剛才立定，回頭一瞧，廷玉已然落在身後，一些聲息不聞，佩玉跳躍之時，覺出艇子並不輕浮，脚下和踏在陸地上無異，不由驚心廷玉的內功驚人出奇，非練到了絕詣，不能有這等時候，已是佩服廷玉到極地，回頭要看廷玉的身法，夾着兩個幾百斤重的活人，怎樣跳過來，不料已然飛到，和自己竟似同時，這一下子，佩玉簡直把廷玉，視作神人一般，才知自己生平自負着本領高強，以為天下能勝過自己的少年英雄很少，這種思想，實屬狂妄，何異井底之蛙，沒見過天日，不用說別人，就以船前文廷玉而論，劍法內功，已比自己高強十倍，而況天下英雄奇士們，還多得很，比廷玉更強的，又不知道有多少呢。想着十分內愧，從此佩玉把驕傲自負，少年盛氣，消滅了大半，增長了無窮的見識不提。且說廷玉跳落船頭，一看艙門，依然緊閉沒開，

廷玉便將兩個賊人放下，佩玉走到艙門之前，正待敲擊，呼喚董翁開門，廷玉搖手攔阻道，小姐且慢，他們今晚吃驚，已然不小，這船上還橫着有這麼多死屍呢，他們都是老年人和小孩，幾曾見過這般陣仗，開門瞧見，豈不把他們吓壞了，待我把這些尸首先擲在湖裏，收拾乾淨了，再喊他們出來吧。佩玉笑道，他們真太也胆小無用，你看連船家都沒有一個敢出來瞧瞧的。廷玉微笑。這時晨光熹微，較適才又明亮了許多，只見船上東倒西歪，輪的盡是些賊尸，有的身首已離，有的腸流腹破，露牙裂嘴，張目握拳，互相枕藉，厥狀猶惡慘厲已極，血跡一灘一灘的，都已經成黑紫色的膏塊，佈滿了船面，那些寶劍削毀的兵刃，一截截一段段的，都狼藉在船上，幾無立足之處，情景實是一幅地獄變相的圖畫，佩玉雖然俠勇，看見這般慘況，也覺目不忍觀，心裏很是難過，頗以爲廷玉殺戮太過，有傷天和，站在一旁，嘆息無言。廷玉却漠然無動於衷，靠船邊兒近的尸身，用脚一踢，就是一個，滾落在水裏，遠一點兒的，便用手曳着死尸的兩條腿，連拋了下去，廷玉在這裏一個一個的往水裏擲，佩玉便在旁一個一個的計數，轉眼之間，連踢帶拋，全都淨盡，佩玉道，共是十一個，廷玉道，原先還有兩個，一上手便被砍落在湖裏面，那艇子上有兩個，共是十五個，再加上這兩個活的，共是一十七個，可惜還跑了一個使鋸齒鉤鎌刃的，不然連回賊寨送信保喪的都沒有了，豈不更爲乾淨爽利麼？

佩玉嘆道，就這也就夠狠的了，那能一個不賸，尊駕嫉惡，未免太嚴了。廷玉哈哈笑道，小姐以爲太嚴麼？我對於這幫毒害良民，殺人放火的毛賊強盜，向來是遇着就殺，殺一個便是救了無數的好人，給民間除掉一個禍根，有甚麼可姑息的？這才只殺了十幾個賊人，小姐就看不過去了，去年冬天，我上山東走到穀城山，也是遇了一羣有百十多個賊人，搶劫幾十輛貨車，車上的客商們，當然拱手獻上，不敢抗拒，那時正值三九天氣，滴水成凍，極其寒冷，那羣賊人把貨事劫掠完了，還不放手，又逼着那些人們脫衣服，那些商人都跪在地上痛哭，哀求賊人道，求大王爺開恩，這般寒天冷凍，我們沒有禦寒衣服，都得凍死，那羣賊人不但不聽，反倒大怒，先砍死了兩個示威，吓得那些客人們，只好依言脫下，還落一個整尸首，因爲凍死總比砍死強些，正在這個當兒，我騎馬由那條山道路過，瞥見賊人這般殘忍凶毒，不由得怒不可遏，跑上前去，揮劍亂砍，把所有的百十個賊人殺了個罄淨，救了那些人，那回殺的比這回還多五六倍呢，小姐要看見了，不更不忍心麼？須知殺惡人卽是善念，如若留着那羣賊人不殺，以後不知要有多少良善，被他荼毒呢？我奉勸小姐以後要看開些，像我輩行俠作義的人，總要往大處發慈悲，抱着殺惡人卽是行善的宗旨，能多殺一個，就多殺一個，你今天對他們發善心行慈悲饒了他，他以後活着決無改過知非之日，依舊還得去作那殺人放火搶掠擄劫的營生



，試問那個禍源，是不是我們留下的？那些被害的人，是不是等於我們害的一般？照這樣一想，便只有痛恨，不會再姑息不忍了！古人所謂一家哭何如一路哭，正是此意。小姐以爲如何？佩玉聽了廷玉這一篇議論，雖然言之成理，終究以爲是不分首從，概予誅戮，未免過於殘忍，便答道，尊駕這番言論見解，固然極爲有理，但是古來賢聖，懲殛誅討那些造反謀叛的元凶巨憝，對於附逆從凶之徒，尙有殲厥渠魁，脇從罔治的寬典，不肯盡數殺戮，何況這般毛賊草寇，大半不是飢寒無告的貧苦小民，便是受了地方官吏苛征暴斂的害，無法生存的農村百姓，被境遇逼迫，才挺而走險，上了這條道，以圖苟活，真正居心爲惡，不爲衣食，甘心願意去當殺人放火強盜的，究居少數，仁人用心，總應該網開一面，赦宥他們，予以改過自新的機會。廷玉不待佩玉說完，便哈哈大笑道，賊人成羣結隊的聚在一處，何從分辨他誰是被逼作賊，誰是居心爲惡，別看小姐說的儘管有理，且不說別的，就以今天這羣賊人而論，那一個是該殺的，那一個是當赦的，恐怕小姐也無法分辨吧？天下事本是這樣，在議論上極有道理的事情，等到實地去做起來，便往往行不通。我們不要儘是議論了，現在天光漸亮，船上的賊人死尸，都已收拾乾淨，小姐快進艙裏去，慰問慰問董老頭兒，這裏還賸下這兩個活的，也要趕緊審問處置才好，不可儘是耽延了。佩玉走到艙門外面，用手敲了幾下喊道，快開門呀，不要害怕，是我。欲知怎樣審問惡和尚，和佩玉扶弱除暴的許多驚險場面，請看二集。

# 泰記印刷

剷除厚利剝削

實行薄利主義

本廠承印各種中西文件

機關學校用品標準賬

冊喜帖發票卡片精刻

精美圖章等希請各界

廠商人仕光臨指教

擁護人民政策  
精工物美價廉

福州七五二號 } 泰記印刷廠址  
電話九一八五